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66

山西柏山楷禪師語錄

清 德楷說

行悟等編次（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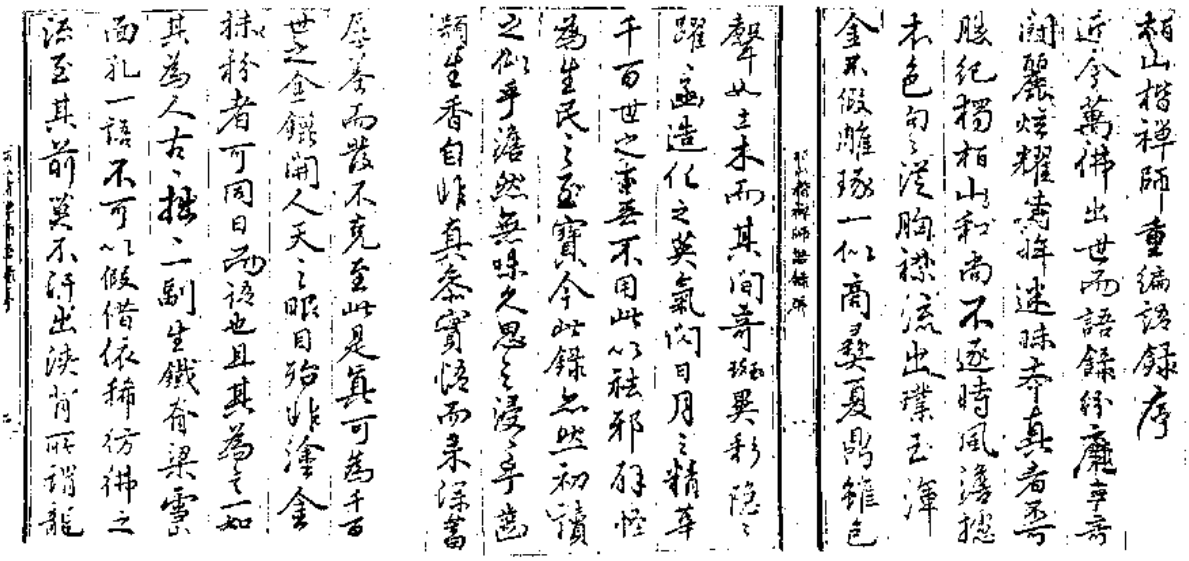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通睿序
    - 胡廷頓序
    - 智傳序
  - 行實
  -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普通禪寺
  - 住白雲禪寺
  - 住汾州府孝義縣龍山華嚴禪院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普說
  - 酬示法語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垂示
  - 座銘
  - 像贊
    - 海上觀音
    - 達磨
    - 布袋和尚
    - 雲慈上人
    - 明空禪德
    - 太原千壽寺震化鑑和尚
  - 雜錄
    - 送天生老人住老君觀
    - 壽龍泉關主人
    - 過榆林無定河遊萬佛洞
    - 偶感
    - 和古德念珠韻
    - 示電機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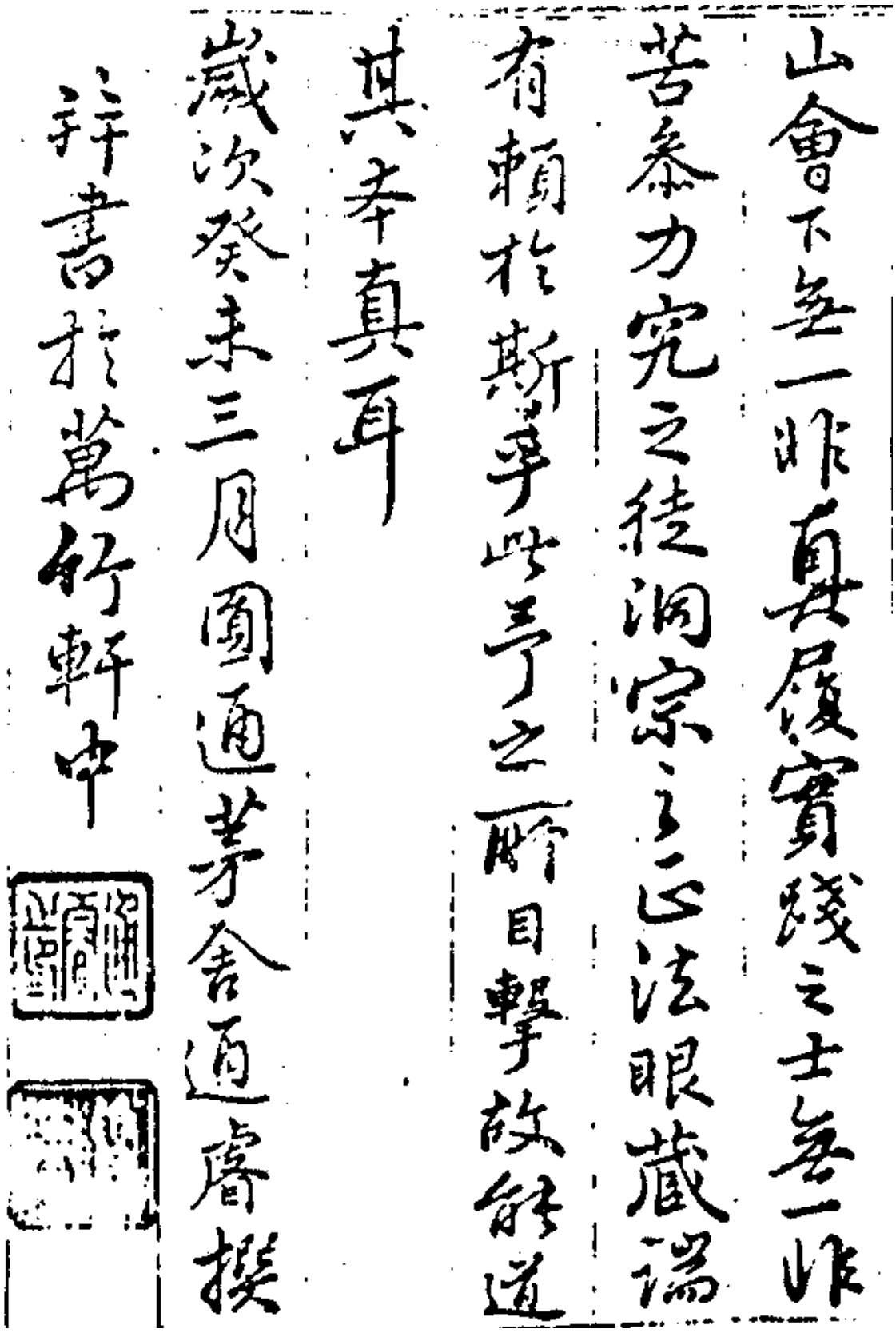
        - 示彥其禪人
        - 別寒山偈
        - 師退普通過龍山華嚴庵見山林幽邃而喜之
        - 示榆林梁居士
        - 偶言
        - 淨土五首
        - 山居律二首
        - 山居絕句六首
        - 偶成
        - 四威儀
        - 因事偶感
    - 佛事
    - 書問
        - 復邢居士
        - 與太谷眾相公
        - 與太谷眾居士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柏山楷禪師重編語錄序





山會下無一非真履實踐之士無一非
苦參力究之徒洞宗之正法眼藏端
有賴於斯乎此予之所目擊故能道
其本真耳
歲次癸未三月圓通茅舍通睿撰
并書於萬竹軒中

柏山楷禪師語錄序

如來說法，廣大精微，悉具平實。六祖已還，單刀疋馬，直度劍關，大憨既翦，始布腹心。吾汾，陶唐故地，洙泗遺澤，世遠人亡，經殘教弛，危微宗旨，克復法門，荒蕪閉塞，柏道人隻履南來，卓錫龍麓，鄙予不佞，嘗與升堂邂逅，入室盤桓。吾儒大義，腳根地步，視老宿經師，反較踦實，乃知悟有真悟，證有真證，焉可誣也？癸亥秋冬之交，予自朔方旋里，道人延致方丈，同榻者累月，時聞領略，私幸口業不墮地，眼光可存。人間大要，威儀肅而不繁，督責嚴而不苛，本西來不立語言文字大意，務使前後際斷，動靜不生。讀其語錄，率截路賊、斬草除根手眼，乃知學有真學，獨是平易近人，無身分見，並無無身分見，與錄中開示及接膝論議，又何平實也？

方外弟胡廷頓首謹書

柏山楷禪師語錄序

夫靈鋒出匣，魔佛潛蹤，寶鏡臨臺，媸妍互現。辨龍蛇於棒下，驗凡聖於機先。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玅用無窮，神機莫測。吾侄楷公禪師得之矣。古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與師，方堪傳授。」公嗣法覺華竹和尚，去洞山三十一世，乃靈山石鼓老人嫡孫，弁嶽瑞祖之玄孫也。說法西晉，聲振寰區。衲子雲臻，檀那欽服，蓋行藏高古，道眼圓明之所然也。老僧因讀是錄，不忍釋手，謂侍僧曰：「後五百世有緣眾生，遇此錄者，不斷八苦，不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侍僧禮拜，記之為序云。

住荊溪國山善權寺法叔智傳撰

汾陽龍山華嚴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世柏山楷禪師行實

金陵城西圓通通睿頓首述

師諱德楷，字柏山，維揚泰興莊氏子。父字承智，母馬氏，世奉三寶，一乳十八人，師居其殿，在襁褓中，見佛像便知合掌，聞酒氣及鮮味即噦。喜趺坐，愛聆念佛聲，識者驗其為夙昔之善習也。有風鑑，熟視曰：「此子，乃山林氣象，非世俗丰儀。」甫九齡，而兄姊子侄皆相繼去世，至十一歲，復遭父變，家業蕭然，門庭寥落，出塵之志旋萌。無如母老，且力經營，以圖溫飽，不失奉養之誠。資斧之餘，不吝施與，全無婚娶之念。而母密為擇婚，逼令完娶，然好道日殷，不覺誤入旁門，輒為領袖，久之無得，幡然改曰：「此非入道正門，豈可自以為是？」適值上元佳節，入城觀燈，見覺華庵禪期報紙，默自喜曰：「此地有禪門，修行無錯路

矣。」遂懷香入覺華，謁竹浪和尚。浪曰：「居士何來，來此何事？」師曰：「本縣東鄉人。聞上剎大啟禪門，廣收多士，以故特來求教。但不知在俗人亦可參禪否？」浪笑曰：「你在家可喫飯麼？」師曰：「喫飯。」浪曰：「既能喫飯，便可參禪。」師禮謝而去，屆期，束裝徑往。浪見其慕道甚慇，即命司賓引入禪堂。晚詣方丈，求一話頭。浪曰：「汝慕道既久，豈無一個話頭，以為指南麼？」師便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相告。浪曰：「即此話頭可參。」師回堂，從旦至暮，沒頭沒腦，悶悶昏昏，如居暗室。但念話頭，不知用工。話頭才舉，妄想又生。妄想乍歇，昏沉旋來。昏沉稍甦，即墮於無記窟裏。似有似無，猶水浸石，了無疑情，若是者三日。適浪下堂，考諸工夫，開示所參：「須善用工，第一不得向心意識上卜度，務要大死一番，方能與此事相應。」師聞之，不覺疑情頓發，二六時中，不知有身心世界，惟是話頭卓立面前，咬嚼不破。至第八日開靜後，詣西堂寮，請益。才見便閉門，師端立少頃，適值行者入門，師亦拶入。堂喝曰：「夜靜更深，來作甚麼？」師曰：「請問佛法。」堂道：「若論佛法，於未入門時，早已向居士道過了也。」師曰：「正入門時，請師一接。」堂曰：「猶是門外漢。」便推出。回堂力究，轉覺水盡山窮，銅牆鐵壁。至十日，浪又下堂，師出作禮，浪則劈脊便棒。才起，擬開口，又攔胸托倒，一似有氣死人。西堂拽師椅上，汗流如雨。工夫自此成片，要覓個昏沉妄想，了不可得。秖有一個疑團現前，雖拈箸執碗，亦不知我有手足。西堂以杖觸胸，恍若夢醒，悲欣交集。始知此事不從人得，本自現成，明明歷歷，未嘗覆藏。有偈呈方丈：「曠劫無明當下歇，甕裏何曾走卻鱉。若更問我意如何，大冶紅爐飛片雪。」聲未絕，浪曰：「你參什麼話頭？」師展兩手，浪曰：「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曰：「周橋河底水，日日向西流。」浪曰：「你見個什麼道理，敢開斯口？」師曰：「弟子終不敢向好肉上剜瘡。」浪曰：「猶欠腦後一鎚在。」如此往來覺華，工夫日進。細思老母生養死葬，子道頗完，今幸獲線明，尚未大暢，不乘此時掙出火宅，更何待焉？即棄家室，乞浪薙染，是年三十有二。冬，過邗江天寧受具足戒，期畢，回覺華，請假參方，不允，命董院事。未幾，值百愚老人住持，善權遣師走賀，呈書畢，侍立，愚問：「禪師是覺華法屬耶，學人耶？」師以實告，愚謂：「即今書已達矣，如何是你底？」師曰：「昨日渡江，今見和尚。」愚曰：「江深多少？」師曰：「只見移舟到岸，不知江水淺深。」愚顧左右曰：「且道此僧有見地，無見地？」師曰：「老和尚疑此，當更買草鞋行腳始得。」愚謂：「念汝途中辛苦，且記三十棒。」師曰：「與麼則禮拜老和尚去也。」回至本邑孫橋，猛省參方要事，急宜再進竿頭，倘惟命是聽，豈不誤此歲月？即將回書轉煩友人達

之覺華，由是遍歷名山，廣參宗匠，所到無不印可，具稱敏捷，師笑而自審，若西來之旨苟止如此，則祖道安能垂統萬世無弊？吾今於五家宗旨，若不能一一透過，誓不參禪，一經一咒，以了此生也。道經毘陵孟瀆，弛擔嘉山，聞雲水數僧言：「此山角落有個彬隱禪師，見地超卓，行履端方，係親覲祖讓和尚也。」師驚喜，向晚謁之，覿面機鋒迅發，師不能敵，師曰：「適來機語，是兄平日意識強記所到，非衲僧本分生涯，消不得一場熱病，淨盡捐祛，將什麼回復，閻羅鐵面，此皆近日禪人通病，不獨兄然也。」疊舉公案數則，勘驗淆訛，師亦強與支吾。彬笑曰：「半塗暫止之歡，非穩坐家堂之樂也。倘自以為是，則理事不通，未免一派杜撰，日後賺誤來學不淺。」其間有清剖、傑峰二師，時為自謙和尚首職。彬語傑剖曰：「雲水中有一禪者，頗英邁，惜死而未活，不諳言句在。」剖傑驚異，即邀師促膝劇談。傑稱大奇，難得老兄到此地位，但厥症與弟相符耳。遂訂生死交，必宜互相策進，至於千了百當而止。傑乃剖徒也，曾歷諸方，飽餐五味，具相受記。獨彬不肯。然二公亦不自欺，剖隨拉師結七，彬監香。七完，而二公之礙膺者頓釋。師則依然如初，彬即引見靈隱具祖，祖問：「那裏來？」師曰：「維揚。」具曰：「曾到天寧麼？」師曰：「曾受天寧具足。」具曰：「畢竟喚什麼作戒？」師曰：「只聞白四羯磨，不知喚什麼作戒。」具以實須人難得，姑送梵香閣。時豁老人初受顯寧請，具白眾，為覓輔佐，師願隨往。住無何，因沙汰事，旋同彬回般若。彬染疾篤，師曰：「倘兄不起，德楷更倚誰，以了此大事？」彬曰：「不難，今有金陵靈谷千南和尚第一座，字塵仙者，係南屏小獅子，法眼圓明，應機無礙，五花宗旨，透徹底源。汝可相依，必能了事。」言訖坐逝。復有好道緇素，更祈剖公結七，而予適自千華回，師相邀入七。期至五日，正經行時，有僧問麻三觔意旨，師曰：「石女駕鐵舟，浪裏揚風帆。」予聞而頓悟涅槃心要，實賴師之提攜也。期畢，師與傑公相約上鍾山，而于祖已順世矣。塵仙和尚以比肩而為後嗣，繼席靈谷，古哲之忘人我、為法門，一至於是。塵和尚一見，謂：「獅子遊行，不偕伴侶，因什二人同行聱？」師便喝，塵曰：「喝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又喝，塵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水單缺職，姑令暫補。」師如命，私謂傑曰：「彬公之言徵矣。」一日，塵至寮，見案頭頌古，問：「是誰作？」師曰：「和尚見什麼？」塵叱：「瞎漢！猶作這般見解。」師喝，塵掌之，師作禮，塵復拈頌本，謂：「這個且作麼生？」師擬對，塵便掌，曰：「胸中大有物在。」次日，遷內司賓，每夕必候至更深，參請諸案淆訛，塵曰：「且置是事，只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作麼生會？」師直言：「德楷於是乎有疑。」塵謂：「於此有疑，則一切公案都無著

落。」後凡遇師，即以此拶問，師才啟口，塵便搖首叱之：「不是，不是。」師疑甚切。一日，晚參，舉五祖，描不成，畫不就，相隨來也等語，乃曰：「靈谷則不然，有問有無藤樹之旨，則向他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如進問藤枯句歸之旨，便向他道：『昨日磚肚裏痛，三更產下白頭翁。』」師聞之，當下釋然，始感彬公相薦得宜之誼。嗣後，問及諸案，勢似破竹，酬荅無間，叢林稱為鐵嘴，塵喜曰：「方知我不欺汝。」一日侍立，復問：「玄要綱宗作麼參究？」塵厲聲叱之：「你這個黃楊木倒縮去了！」以杖趁之。師愈駭然，疑情萬仞。因過堂，見飯杓落地兩跳，忽大悟玄要之旨，輒自笑詠：「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信乎！洪覺老人，恁麼道也。」趨白方丈，塵曰：「比來豪傑堂頭，亦不能徹見至此，況庸輩乎？汝今既知此要，須加護念，後為宗匠，可與人抽釘拔楔去也。」執事三載，辭歸覺華省落髮師。師見如獲大寶，喜而不寐，隨命職西堂，撾鼓陞座，拈拂子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曰：「被和尚一問，直得口掛壁上。」浪曰：「且喜洞上一枝佛法流通去也。」遂付以源流衣拂，擬擇日延師繼席，師則拽杖便行，上五臺，過都門，途遇山右李居士，接談甚契。結伴同禮文殊，再朝普賢。道經古并禮體、昭二師寶塔，寄錫圓覺，緇素固留結冬。明春，又請住靜鳩，修殿建參堂，經三載餘，悅心上人請住，普通結制，期畢，說法下座，偕二三子，翛然而去，所餘錢穀，概不問及。由是道風日盛，汾人敬服，共稱古佛。至古中陽龍山之華嚴，愛其山水幽邃，志欲終身焉。舊住接見，欣然如故，乃請重興。告諸檀那，削牘敦請，願交此山為十方禪院。一載之間，衲子鱗集，募修禪堂。劉公修東院，魏公建閣請藏，一時堂搆煥新，不減祇園之盛。突有逃廝變服，混眾乞食，鄰村公丁捕獲，郡牧欲罪地方，師即挺身獨任，郡伯怒責非輕，師則恬不為意。未幾，郡伯褫職，此事遂消。村眾執香禮謝，師堅拒不受。無為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之所避，而師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如是，我不知其真偽，請質之於天地。」有文章輩相質理學，師示曰：「三教名殊而理一，述之者析一為三，悟之者會三即一。倘各高所尚，議論風生，其於理學愈支離矣。」汾陽士庶咸服其高論。師適楚，訪梁公，途遇負蛙數筐市之，為說三皈法，眾蛙闃然止鬧，仰聽法音，其感悟物性如此靈驗。雖開法山右，而心不忘江南，故三過靈谷，掃塔慟哭，謂眾曰：「我德楷雖承嗣洞宗，而實不忘靈谷。凡應機接物，概行塵老人之作略，所以報斯恩於萬一耳。」今之忘本負恩之輩，聞斯言而愧死無地矣。曾託予以語錄送嘉興，一夕之言，十霜駒隙，訃音至圓通，予隨說小參中曰：「毅然憤悱，一番大死於覺華；徹底掀翻，斷盡命根於靈谷。」宛然師

之小像也。師享年七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二，塔於本山之右。天性剛直，不耐繁文，不事緣飾，清儉自得。雖三坐道場，萬指迴繞，絕無一牘干及檀門，亦無一物不公於眾，故山右有鐵面之名，叢林有鐵嘴之號。告寂之日，飲食如常，開示無倦，不襲辭眾說偈之套，但坦然入室跏趺，兩序急入請問，遂泊然瞑目矣。供奉三日，顏色如生，時，康熙壬午三月廿二日也。是夜，怪風大雪，猿鳥哀鳴，林木慘澹，緇素不勝悲惋之至。
柏山楷禪師行實終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一

繼住龍山華嚴院嗣法門人行悟等編次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普通禪寺

上堂。
師於康熙壬子秋，受護法紳紿洎兩序闔院大眾請，於十月望日進院。
山門。「潑天門戶，八字打開，要入便入，本無疑擬。」拽杖便入。
伽藍。「新長老入院，舊伽藍生喜。海眾辦道心，身命全賴你。」
韋馱。「三洲感應驅魔業，十世童真護法門，今日長老親到此，互相扶起破沙盆。」
祖師。「折葦渡江也是你，隻履西歸也是你，將謂有多少伎倆，咄，原來也只在這裏。」
佛殿。「入門須辨主，端的甚分明，今古誰敢敵，三界獨稱尊。」遂展具拜。
方丈。「既到此地，當仁不讓。佛來魔來，盡教喫棒。且道新長老具何手眼，有如是作略？」乃卓拄杖一下曰：「區區七尺烏藤，敢作人天榜樣。」
指法座。「過去燈王亦陞斯座，現在新長老亦陞斯座。且道過去底是，現在底是？」喝一喝曰：「高著眼。」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曰：「此一瓣香，有主有賓，有權有實。放下也地搖六震，拈起也天雨四花，耑為供養江南揚州泰興覺華堂上五住道場，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世無鼻孔沒意思竹浪本師老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竟，揮拂子曰：「爐韛宏開，烹佛鎔祖。鉗鎚纔舉，轉凡成聖。即今還有不入爐韛非藉鉗鎚底衲僧，出來與新長老拄杖子相見。」問：「凡夫因甚迷？」師曰：「過河須用筏。」曰：「聖人因何悟？」師曰：「到岸不須舟。」曰：「脩行有何功德？」師曰：「種荳不生麻。」曰：「作惡有何過？」師曰：「栽瓜不結

豈。」曰：「向上又作麼生？」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家家門口有。」曰：「如何是戒定慧？」師曰：「水流濕，火就燥。」曰：「如何是佛？」師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曰：「如何是法？」師曰：「作賊怕拷，欠債怕討。」曰：「如何是僧？」師曰：「穿衣喫飯。」曰：「三寶今已曉，祖意更如何？」師曰：「錯過目前機。」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門前官大路，東西任往來。」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箇箇眉毛眼上橫。」曰：「人境交馳又作麼生？」師曰：「山門前合掌，佛殿裏燒香。」曰：「人境已蒙明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待露柱生兒向你道。」僧喝，師便打曰：「著急作麼？」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銅壺滴漏五更前。」「如何是偏中正？」師曰：「一條拄杖行正令。」「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燄裏蓮花朵朵開。」「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石虎當途踞。」「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木人撫掌笑。」曰：「正偏兼帶分明示，濟宗賓主又如何？」師喝，僧禮拜，師便打，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自然一一箭鋒相拄，函蓋吻合，機機應的，法法圓成。所以作家不啐啄，啐啄即同時。有如此眼目，有如此作略。一任破趙下燕、定漢收楚，橫行天下，約法三章。然句能鏟意，意能鏟句，意句交馳，是為可畏。則雙明雙暗，同生同死，於此明得，紀信乘彩輦。於此不明，項羽失烏錐。楷上座今日不惜口業，露布機宜，暗投信符。若是聞一知十，舉一明三底英靈衲僧，便橫趨而去，何必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箇箇覓甚麼碗。」維那結椎，下座。

綿山永寧菴別雲法兄和尚，領慧、本二禪座設齋，請上堂。師豎拂子召大眾曰：「看看，若喚作拂子，頭上安頭。若不喚作拂子，掘地覓天。若道拈來便用，何異擔雪填井。若道總不與麼，也是證龜成鱉。縱饒直下承當，猶是化城境界，畢竟喚作甚麼？」良久曰：「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觔。』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因我得禮你。』此四轉語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能辨得，一生參學事畢。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裂破一任著眼看。」下座。

綿山永寧菴別兄和尚領達蒲眾居士設齋，請上堂。師揮拂子曰：「一向把定牢關，今日放開一線，倘有伶俐衲僧，便請出來相見。」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鷺下田千點雪。」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黃鶯上樹一枝花。」曰：「如何是宗乘向上事？」師曰：「向上問將來。」僧佇思，師曰：「慮而知，思而解，猶是鬼家活計。」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

「天左旋，地右轉。」僧禮拜，師打曰：「何不進語？」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請師速道。」師曰：「山僧被你一拶，直得立地放尿。」僧禮拜，師曰：「多蒙上座見諒。」乃曰：「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竹連雲綠，花映水紅，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若作佛法商量，猶在半路。若作世諦流布，且宿草菴。詎知雲門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跛腳阿師，這道真言是何宗旨？直饒向這裏了了分明，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來，好喫普通拄杖子。何故？頂[寧*頁]未具千聖眼，目前怎透法王機？」舉：「臨濟大師示眾曰：『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濟曰：『玅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臨濟雖將祖翁田地分疆立界，普通猶且不然。若向我法兄未離綿山時薦取，雙瞎；若向已降達蒲時薦取，雙開；若向正入普通時薦取，半瞎半開。設有人問：『未離綿山時如何？』山僧向他道：『獅子遊行芳草綠。』『已降達蒲時如何？』『象王回顧落花紅。』『正入普通時如何？』『孔懷兄弟元無二，同氣連枝各自榮。』諸兄弟且道：楷上座恁麼說話，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未免儱侗真如；若道是別，又是顢頇佛性。畢竟作麼生？」良久，曰：「三腳驢子弄蹄行。」卓拄杖，下座。

師因事告疾不語，兩序固請開語，上堂。「山僧打箇不語七，一句話也參不出。無明滿肚實難灰，累劫煩惱纏不徹。兩輪日月逝如梭，百歲光陰似箭急。明歷歷，黑漆漆，己躬下事何曾畢？兩箇啞子笑呵呵，誰知笑裏生荊棘？一箇要喫川黃連，一箇要喫廣白朮。甜苦只許自家知，總有知心道不出。麻三觔，乾矢橛，大地山河一片雪。夜半鐵牛過西河，無端踏破水中月。黎明杲日麗中天，萬里無雲光皎潔。分付東村李樵子，子細好對石女說，切忌將心去覓心，休要去本反求末。秖求本，不求末，無手人擎沒底缽。一任廬陵米價高，要且金牛飯自熟，大家喫得飽齁齁，連柄椎兒打不脫，打得脫，從教東說與西說。若還撞著莊老師，拶得通身都是血，絕後甦來不自欺，珊瑚枝枝撐著月。」良久，以拄杖地上畫此[〇@∴]相，曰：「三十二人齊勘破，空床高臥維摩詰。」

元旦，上堂。師揮拂子曰：「昨日臘月三十，今朝新正初一。西舍有箇王大姐，借婆帔子拜婆節。南無佛陀耶，南無乾矢橛。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直饒於此會得，也是秤鎚裏呷汁。且道如何是腳跟下事，吽吽吽，咄咄咄。」拈拂子作此

[◯@∵]  相，「新年把筆，百事大吉。」下座。

解制，上堂。拈拄杖，曰：「獅子教兒迷子法，向前躑跳解翻身，於中若有真獅子兒，不妨出來哮吼看。」問：「透網金鱗，還有喫棒分也無？」師曰：「山高日出遲。」曰：「與麼則禹門浪裏翻觔斗，一聲霹靂震山河。」師曰：「海闊浪來高。」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打，曰：「賞你重說偈言。」問：「桑樹上斫一刀，柳樹上去塊皮，此意如何？」師曰：「南山雲起，北山雨。」曰：「如何是猢猻倒上樹？」師曰：「笑殺旁觀。」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山僧聞得也害怕。」曰：「如何是活人劍？」師豎拂子，曰：「是甚麼？」僧喝，師曰：「果然！果然！」問：「如何是趙州茶？」師曰：「飯後少他一杯不得。」曰：「如何是金牛飯？」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海底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如何是龍中寶？」師曰：「莫將眼來見。」曰：「光寶俱亡時如何？」師曰：「瓦解冰消。」問：「四大未生時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垂。」曰：「四大已生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曰：「生與未生蒙師指，洞山偏正意如何？」師曰：「舌頭不出口。」曰：「恁麼則雲散天寬，碧月皎，照千峰。」師曰：「閒言語。」問：「前後際斷，虛空消殞時如何？」師曰：「水清魚現。」曰：「只得魚水相忘去也。」師曰：「萬里一條鐵。」問：「如何平常無生句？」師曰：「開口即錯。」「如何玄玅無私句？」師曰：「動念即乖。」「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若不是居士，管教髑髏粉碎。」乃曰：「九旬把斷重關，不容絲毫走作，直教箇箇徹底掀翻，人人皮毛脫落，子細檢點將來，也是千錯萬錯。今朝不免放開一線，一任東來西往，彼此無拘無束，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觀山玩水，隨處翛然。雖然如是，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如何迴避？」良久，曰：「眾苦不能到。」舉：「芙蓉一日告辭馬祖，祖曰：『裝卻包了來，與你說一上佛法。』芙蓉於次日上方丈侍立，少頃，祖曰：『時寒，善為道路。』芙蓉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曰：「馬祖縱有起死回生之金丹，怎奈遇斯等人，反成毒藥。芙蓉雖於馬祖言下悟去，也只是悟得箇時寒，善為道路，若論佛法，猶未夢見在。今日如有人告辭，痛與三十棒。設有旁不甘者，出來道：『過在甚麼處？』普通向伊道：『一任舉似諸方。』」下座。

辭院，上堂。師曰：「一山難藏二虎，有你勝似有我。正與麼時，門裏出身一句，作麼生道？腳尖踢破五須彌，杖頭白雲千萬朵。」曳杖便行。

上堂。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不迴避。」曰：「為甚不迴避？」師曰：「寒時任他寒，熱時任他熱。」曰：「恁麼則被寒暑推遷去也。」師曰：「隨他推遷也不惡。」問：「悉達才生時如何？」師曰：「指天顧地。」曰：「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圖天下太平。』又作麼生？」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貶向無生國。」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墻腳底有。」乃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迴避？』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僧曰：『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宿曰：『眾苦不能到。』」師曰：「二尊宿，一人向寒暑內作大佛事，一人向寒暑外作大佛事。寒暑內作大佛事者，不知有寒暑；寒暑外作大佛事者，通身是寒暑。普通恁麼道，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離中虛，坎中滿。如信不及，冬寒夏熱，但恁麼過。」下座。

上堂。舉：「香巖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真淨曰：『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黲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曰：「香巖貧，未是貧，奈何猶有這箇身；真淨富，未是富，家私未免全拋露。普通這裏不言貧，寧論富？百年三萬六千朝，隨家豐儉埋頭過。適有箇俊俏衲僧，出來道：『好箇說無字禪底長老。』向他道：『曾憶王老師，不打這破鼓。』」下座。

住白雲禪寺

南巖、頂玄二禪德率緇素等請上堂。至座前，師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汝等諸人還見佛身麼？設若未見，楷上座開大方便，令諸人一恁飽足觀光。」便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彌綸六合，充塞四洲，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拈香曰：「此一瓣香，根盤實際理地，葉茂佛事門中，伏為滿朝文武、合省宰官。」又拈香曰：「此一瓣香，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惟願護法大檀，諸山耆宿，今晨請主共證真空，同明般若。」復拈香曰：「此一瓣香，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第二回拈出，耑為供養維揚泰興縣覺華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世竹浪本師和尚，用酬法乳。」維那白椎畢，乃揮

拂子曰：「未陞座前已過去，已陞座後猶未來，正當陞座時，何必強安排？既不安排，眾中還有向腳跟下道得一句底麼？設有，出來道看。」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石女夜半繡鴛鴦。」「如何是第二玄？」師曰：「木人日午歌雪曲。」「如何是第三玄？」師曰：「無手人撐沒底船。」「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出則便出，入則便入。」「如何是第二要？」師曰：「語則便語，默則便默。」「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喫則便喫，穿則便穿。」僧擬進語，師曰：「三玄三要猶閒事，腳跟下親切道一句來。」僧喝，師曰：「未有主在。」僧又喝，師打曰：「果然。」問：「經中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且道是那一事？」師曰：「白雲也不知。」曰：「和尚是悟底人，為甚不知？」師曰：「莫謗白雲好。」僧禮拜，師曰：「切忌舉似人。」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落花已隨流水去。」「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流水無情戀落花。」「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鼻孔朝天，腳跟點地。」曰：「三句即一猶難曉，一句具三請師分。」師按拄杖，僧擬議，師便打。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好箇問頭。」曰：「是心是佛是物，又作麼生？」師曰：「莫妄想。」乃拈拄杖曰：「這箇是佛，又喚甚麼作拄杖？」卓一卓曰：「這箇是拄杖，又喚甚麼作佛？直饒坐斷兩頭，未是衲僧極則事。如何是衲僧極則事？」復卓兩卓曰：「莫妄想。」舉：「臨濟大師初住鎮州，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師曰：「鉤頭著餌。二人珍重下去。」師曰：「且道成褫不成褫？三日後，普化上來問臨濟曰：『三日前道甚麼？』」師曰：「逆風鼓浪。濟便打。」師曰：「寰中天子敕。三日後，克符上來問臨濟曰：『三日前為甚打普化？』」師曰：「順水放舟。濟亦打。」師曰：「塞外將軍令。今日新白雲則不然，我欲於此建立覺華宗旨，汝等諸人若肯成褫我，痛與三十棒。不成褫我，亦痛與三十棒。為甚如此？只要據虎頭把虎尾，向第一句下明宗旨。」卓拄杖三下，維那結椎下座。

上堂。師曰：「臨濟在黃蘗，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諸兄弟還會得此意也未？直饒會得，不是伶俐漢。後見大愚，言下知歸，脊下還拳。且道還悟也未？縱若悟得，正好喫棒。已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更買草鞋行腳。且道過在甚麼處？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家村裏土地，十字街頭石敢當。在安泰橋上商量了一夜，且道說底是甚麼熱大？唵嘶唎耶娑訶。」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三世諸佛出興，且道說箇什麼？」師曰：「東瓜直儱侗。」曰：「歷代祖師談玄傳法，又傳箇什麼？」師曰：「瓠子曲

彎彎。」曰：「天下善知識，以何為人？」師曰：「賊把贓來驗。」曰：「今日和尚陞座，施何法要？」師曰：「拄杖長七尺。」曰：「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師便打，僧禮拜。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什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鋸窮木斷。」曰：「罔明菩薩為甚出得女子定？」師曰：「水到渠成。」乃曰：「三世諸佛是劫賊，歷代祖師是魔軍，一切善知識說黃道黑，皆是佛口蛇心，欺天瞞地，天下衲僧把髻投衙。今日眾中還有超群拔萃大丈夫，向威音那邊更那邊，為宗門出一隻手眼者麼？設或有之，秖好明窗下安排，袖米供養。」

上堂。問：「一毛頭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今日和尚高登猊座，請師轉大法輪。」師靠拄杖不顧。曰：「昔日維摩默然，文殊讚善，和尚默然，與維摩是同是別？」師亦不顧。曰：「與麼則四眾霑恩有分。」師亦不顧。又僧問，師總不顧，僧罔措而退。乃曰：「拈椎豎拂，望梅止渴，談玄說玅，畫餅充饑，一問一荅，擔雪填井，行棒行喝，無事生事。直饒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到白雲門下，一點也用不著。且道白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下座。

上堂。左右顧視，拈拄杖指東邊曰：「這邊總是菩薩。」指西邊曰：「這邊盡是羅剎。羅剎裏有一菩薩，菩薩裏有一羅剎。若識得此二人，山僧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起身。

上堂。師曰：「直指人心心是佛，不知此心是何物。內外中間覓總無，動轉施為明歷歷。心生種種法自生，心滅種種法自滅。生滅之中覓此心，覓到驢年也未徹。若道此心有生滅，未免自造無間業；若道此心無生滅，正是望空去著橛。心生不知何處生，心滅不知何處滅。截斷生滅兩條心，一顆明珠光皎潔。」

上堂。師曰：「若論此事，山僧未出方丈時，拄杖子一片婆心，盡情向諸人道破了也。若然不會，不妨出來與拄杖子商量看。」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耳朵兩片皮。」曰：「不會。」師曰：「是你髑髏上事也不會？」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東山高，西嶺低。」曰：「畢竟一歸何處？」師曰：「南山長，北山短。」磨頭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曰：「恁麼則不下也。」師曰：「話頭也不識。」曰：「百雜碎。」師打曰：「又道不下。」乃曰：「三世諸佛出世，原為此一大事因緣。歷代祖師出世，也為此一大事因緣。天下善知識出世，也為此一大事因緣。且道喚甚麼作大事因緣？莫是上堂陞座秉拂小參麼？莫是拈椎豎拂瞬目揚眉麼？莫是行棒行喝擎拳豎指麼？莫是拈今頌古荅對吟詩麼？若是門庭施設則不無，若是入理深談一點也用不著。何也？此事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非玄非玅，非正非偏，非有非無，非一非多，非長非短，非物非

人。不見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且道如何方是？」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二

繼住龍山華嚴院嗣法門人行悟等編次

住汾州府孝義縣龍山華嚴禪院

上堂。
前住僧率眾善信請入院。師至座前曰：「這箇寶華王座，三世諸佛從此說法，歷代祖師從此利生。且道新龍山到這裏又如何施展？」拱拂子便陞座。拈香祝聖畢，復拈香曰：「此一瓣香，無聲無臭，無黨無偏，第三回拈出，耑為供養現住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敕建靈山衍慶堂上第二代傳曹洞正宗竹浪本師和尚，用酬法乳。」書記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揮拂子曰：「好箇第一義，卻被書記一椎擊碎了也。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已分，請出道看。」書記問：「巍巍寶座炫碧天，萬瑞千祥遶法筵。第一義諦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如何是第一玄？」師曰：「無舌童子口喃喃。」「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石女崖前笑。」「如何是第三玄？」師曰：「你還會麼？」「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饑來喫飯。」「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倦來打眠。」「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喜便笑，怒便鬧。」「秖如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此意如何？」師曰：「風來水面起波瀾。」記曰：「恁麼則獅子便解翻身去，不縱橫處也縱橫。」師曰：「一任[跳-兆+孛]跳。」乃曰：「古德道：『未得個入頭處，求個入頭處，已得個入頭處，求個出頭處。且道如何是入頭處？』大慧杲曰：『如何是佛？乾矢橛！這一句子疑破，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諸昆仲！佛法不是草草，所以古人道個句、道個意。又道句中意、意中句，句中無意、意在句中，句能鑁意、意能鑁句，意句交馳，是為可畏。正是一句當天，八萬生死門永絕。直饒你將這一句徹底掀翻，千了百當，說得、行得，把得定、作得主，到這裏還算得入頭處也未？雖深得入頭處，便喚作入頭處，正是法見未亡。不見文殊，才起佛見、法見，被如來貶向二鐵圍山。任你蕩盡諸見，大法已明，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若到新龍山這裏，向你道未在，且道過在甚麼處？咄！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家村裏王大姐，是甚麼熱大？」書記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破土，上堂。師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泥細好燒磚，何必問張魯？既不問張魯，且僧堂作麼生建？」乃豎拂子曰：「大眾看看，一毛頭上現乾坤，萬象森羅齊下手。」下座，便㘑土三下。

康熙癸丑四月八日，禪堂落成，兩序請上堂。問：「賢於長者插標竟，一殿巍然迥碧空。釋梵雨花香撲鼻，經行坐臥於其中。請問和尚，如何是其中事？」師曰：「左之右之。」曰：「可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師曰：「滿眼滿耳。」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也。」師曰：「鄭州出曹門。」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窖裏蝦蟆。」曰：「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癩豬臥泥坑。」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東村王大姐。」曰：「如何是直指之道？」師曰：「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曰：「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不是山僧，卻被上座惑亂一上。」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杲日麗中天。」「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盲人照古鏡。」「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蓮花火裏開。」「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鐵犬庭前吠。」「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木人撫掌笑。」曰：「正位即空位，此說還端的也無？」師曰：「切莫道聽途說。」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說個什麼？」師曰：「葛藤花結金剛子。」曰：「三十二相即不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爛枯樁。」問：「秖如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不無是個什麼？」師曰：「朝朝同起，夜夜共眠。」曰：「恁麼則是一靈真性也。」師打曰：「莫認驢鞍橋為阿爺下頷。」劉居士問：「綠漸稠兮紅漸稀，江南處處子規啼。百花開放無言說，時聽獅王轉大機。大機一句即不問，世尊出世請師提。」師曰：「速禮三拜。」士曰：「人天百萬齊瞻仰，法席宏開眼界新。」師曰：「全賴居士證明。」乃曰：「一毛頭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則易；向龍山頂上建選佛場，學無為法則難。直饒難易兩忘，猶是老婆見解，未是超佛越祖之作。今日龍山僧堂煥然一新，光奪人目。且道仗誰恩力？莫是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恩力？莫是仗韋馱伽藍恩力？莫是仗檀越、經首、工匠恩力？莫是仗堂頭和尚、闔院大眾恩力？若道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恩力，又孤負韋馱伽藍；若道仗韋馱伽藍恩力，又孤負檀越、經首、工匠；若道仗檀越、經首、工匠恩力，又孤負堂頭和尚、闔院大眾；若道仗堂頭和尚、闔院大眾恩力，又孤負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正恁麼時，畢竟如何卻好道得平展一句？」驀豎拄杖，曰：「還見麼？拄杖子頂[寧*頁]上、肉髻中放百寶光明，於一一光中現千葉寶蓮，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韋馱伽藍，檀越、經首、工匠，堂頭和尚、闔院大眾同登千葉寶蓮，結跏趺坐，合掌當胸，異口同音，高聲唱言：『普請大家同慶讚，一齊側耳聽法輪。』」遂卓拄杖一下，曰：「上來講讚良因，普霑沙界，秖如祝國裕民又作麼生？五湖四海歸王化，浩蕩乾坤萬億春。」下座。

祈晴，上堂。師曰：「久雨不晴，浸爛衲僧鼻孔。簷聲弗斷，滴穿諸佛眼睛。直得燈籠撫掌，露柱微笑。且道明什麼邊事？若向這裏會得，敢保直下雲消霧散，杲日當空。曬得石人汗出，青天也須喫棒。」問：「昨日雨，今朝晴時如何？」師曰：「石人撫掌笑呵呵。」僧喝，師打曰：「好彩，不得不賞。」僧禮拜，師下座。

佛誕日，上堂。師曰：「世尊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為甚杳無消息。於此明得，不妨與山僧拄杖子盤桓一上。」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又上雪山，六年苦行？」師曰：「落花臺上重鋪錦。」曰：「既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又因夜睹明星悟道。且道悟個甚麼？」師曰：「瑪瑙階前布赤沙。」曰：「昔日鷲嶺，今朝龍山，是同是別？」師曰：「兩彩一賽。」曰：「可謂三生有幸逢師話，月到中天碧水寒。」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既不墮諸數，今日生個什麼？」師曰：「莫謗世尊好。」曰：「昔日雲門道：『我當時若在，一棒打殺餵狗，貴圖天下太平。』秖如雲門具何眼目？」師曰：「家富小兒嬌。」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乃豎拂子曰：「釋迦老子生也，在山僧拂子頭上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汝等諸人還見麼？若見，卻是自瞞；若不見，又被他瞞。到這裏畢竟作麼生？」放下拂子曰：「雙雙木馬嘶風去，直至如今不見蹤。」揮拂子，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欲知佛性意，當觀時節因緣。眾中還有應時及節底衲僧麼？有則出眾道看。」問：「鐘侵鼓伐一齊鳴，獅王登座野狐驚。宗乘向上即不問，五宗派旨請師明。」師曰：「一一問將來。」「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無舌人解語。」「如何是溈仰宗？」師曰：「無毛鷂子撲天飛。」「如何是雲門宗？」師曰：「一掌一握血。」「如何是法眼宗？」師曰：「一棒一條痕。」曰：「五家宗旨承師荅，龍山新令又如何？」師曰：「眼見耳聞。」曰：「恁麼則西來大意親薦得，天外乾坤任優游。」師曰：「看腳下。」問：「如何是人中境？」師曰：「月照孤峰頂。」「如何境中人？」師曰：「頭戴青天手攜帽。」「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舌頭不出口。」「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僧禮拜，師曰：「為甚不問主中主？」僧起，擬進語，師便打，曰：「已遲八刻。」乃豎起拂子，召眾，曰：「還見麼？黃面老瞿在拂子頭上，入正定三昧，睹明星豁然大悟，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拂子忍俊不禁，揚聲大叫，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諸昆仲！且道那裏是瞿曇未徹處？若能於此明得，

非惟親見拂子落處，亦能親見黃面老子悟處，方可向孤峰頂上呵佛罵祖，十字街頭播土揚塵，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其或未然，龍山不惜眉毛，向諸兄下個註腳。瞿曇恁麼悟去，秖悟得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若論祖師向上一著，猶較遠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著？」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下座。

結制日，上堂。師至座前，乃曰：「這個曲彔床子，三世諸佛於此錯說法，歷代祖師於此錯說法，今日山僧也只得將錯就錯。」便陞座。維那白椎竟，師曰：「言前薦得，句後知歸，總是觸途成滯。還有不涉此病者麼？出來道看。」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禮拜，師直打下。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下太平。」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攪亂支那。」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幾多歡喜幾多嗔？」曰：「知音不必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牛頭車子推明月。」曰：「恁麼則一毛頭上全體現，遍界明明不覆藏。」師曰：「山僧疑著你。」僧喝，師曰：「識甚好惡？」問：「如何是事無礙？」師曰：「口念彌陀手宰鱉。」「如何是理無礙？」師曰：「龍峰頂上浪滔天。」「如何是理事無礙？」師曰：「十字街頭乞一文。」「如何是事事無礙？」師曰：「肩挑滴醋賣私鹽。」曰：「人天百萬齊瞻仰，大地咸叨法益恩。」師曰：「輕打老僧。」問：「馬祖陞座，百丈卷席，此意如何？」師曰：「車不橫推。」曰：「捲後如何？」師曰：「理無曲斷。」曰：「依然山是山，水是水也。」師曰：「無山無水，你又作麼生？」僧佇思，師震威一喝，僧禮拜，師曰：「切莫忘了龍山這一喝。」問：「古祖家風從此展，龍山祥瑞滿座生。凡聖混融即不問，堂堂獨露意如何？」師曰：「切莫錯過。」曰：「不錯過時如何？」師曰：「道道。」僧擬議，師曰：「原來賺我。」乃曰：「天不非天，地不非地，山原是山，水原是水。眼見色，鼻出氣，耳聽聲，舌知味。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恁麼會，一生參學事畢。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眼見色，鼻出氣，耳聽聲，舌知味。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不見古德道：『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且道無舌人說個什麼？無手打個什麼？雖然恁麼提持，未免太煞徑截，令後代兒孫鑽龜打瓦，枉作佛法商量。龍山則不然，有手人行拳，有舌人解罵。罵盡天下無敵口，打盡天下無敵手。且道龍山恁麼說話，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卓拄杖曰：「今日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復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問：「如何是三玄？」師曰：「清風生八極。」曰：「如何是三要？」師曰：「明月照寒潭。」曰：「古人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且道是那一句？」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木雞架上啼。」「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鐵犬庭前吠。」「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犁星趕七撮。」曰：「可謂無古無今，無背無面也。」師曰：「猶是長連床上學來底。」問：「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如何是心？」師曰：「須彌藏北斗。」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何是法？」師曰：「正月十五。」曰：「心法兩亡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曰：「與麼則生不愁，死不怕，諸佛頭上行，和尚面前罵也。」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乃曰：「十五日以前，萬里一條鐵，十五日以後，三人證龜成鱉，正當十五日，處處鑼鼓鬧喧天，家家人事忙不徹，惟有龍山拄杖子、年頭月尾嘴盧都。昨夜三更，燈光藏菩薩現大神通，眉間放一道白毫相光，光中涌出百千萬億樹燈，上照有頂，下徹無間，為甚諸兄各各腳跟下依然黑漆漆地？或有出來道：『和尚不得壓良為賤。』比來拋磚引玉，卻得個土塹子。」下座。

付碧源、雙輸二禪子，上堂。座元問：「王子未灌頂時如何？」師曰：「生在皇家不復貴。」曰：「灌頂後如何？」師曰：「敕下傳聞名始尊。」曰：「恁麼則七珍千子隨符應，四大閻浮盡荷恩。」師曰：「也要共相證明。」監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石女崖前唱巴歌。」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光射斗牛寒。」曰：「有問有荅，賓主立見。無問無荅時如何？」師曰：「你若無心我便休。」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打曰：「切莫弄巧成拙。」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曰：「罔明菩薩為甚出得？」師曰：「菱角尖尖尖似錐。」曰：「大了當底人如何行履？」師曰：「愛嗔不愛喜。」僧無瑕問：「承師有言，截斷是非，向是非薦取。且道，是作麼生截？」師曰：「無瑕。」曰：「非作麼生斷？」師曰：「無瑕。」曰：「是非兩亡，人境俱奪，又如何？」師曰：「無瑕，無瑕！」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事則如是，理作麼生？」僧禮拜，師曰：「莫向這裏躲棍。」問：「世尊拈花全體露，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利動人心。」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曰：「知心能幾人？」曰：「今日和尚也是特地一場愁。」師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居士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禮拜著。」士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禮拜著。」士曰：「和尚恁麼荅

話，大有人不肯。」師曰：「山僧從不孤負人。」士禮拜，師不顧，乃拈起袈裟角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俱從這一脈流將去。繩其祖武，嫡派相傳，說甚分肉分皮、得骨得髓，止要沿流不止，真照無邊。然則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卻，諸兄弟還識渠面目麼？」喝一喝曰：「面目現在。」舉：「藥山一日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作麼？』山曰：『我有個折腳鐺子，要伊與我提上挈下。』巖曰：『與麼則與和尚同出一隻手去也。』」師曰：「龍山今日與我喚首座、監院來。八道：『和尚喚他作麼？』山僧向他道：『我有柄龜毛拂子，與伊橫拈倒用。』若有人道：『與麼則與和尚同出一隻手去也。』山僧向他道：『卻被闍黎道著。』更問：『與後如何？』向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遂擲下拂子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簁破闍黎鐵面門。」

上堂。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曰：「剎竿頭上風車子。」曰：「如何是死句？」師曰：「斷頭船子下揚州。」曰：「且道活句死句，是同是別？」師曰：「粉粧鷺鷥，墨染烏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下薦取。」問：「師登寶座，大眾臨筵。西來大意，請師直指。」師曰：「九曲黃河灣裏樹。」曰：「謝師荅話。」師曰：「夢裏惺惺。」乃曰：「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北斗裏藏身；死句下知歸，鬧市裏獨立。秖於剎竿頭上風車子，斷頭船子下揚州，是活句？是死句？諸仁者，直饒會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拈拄杖曰：「飽食閒曳杖，枕石聽流泉。」

師躬至南京，請藏經回山，上堂。問：「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說行一字。秖如這一大藏教，又從何處得來？」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師曰：「今日卻被上座染污。」僧喝，師打曰：「再犯不容。」乃曰：「三轉鹿苑，九會鷲峰。打開布袋，傾出殘羹餿飯；揭起瓶頭，總輯狂言囈語。從此葛藤奕奕，繁衍閻浮。山僧未去金陵，行行文彩已彰。請至華嚴，卷卷黑豆生芽。不惟揩瘡拭案，亦圖遮眼枕眠。可笑懶融講經地震，秖好支吾閒漢。傅大士陞座揮尺，漫須遮掩梁皇。秖如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說著一字。且道這一大藏教，又從何處得來？」喝一喝，曰：「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

太谷縣賈家堡克承吳居士延僧閱藏圓滿，請上堂。「世尊不說說，懸河倒瀉於靈鷲。迦葉不聞聞，雨花遍散於維國。心源湛寂，性海汪洋。不溢不流，掀天揭地。離相離名，輝今耀古。林敲竹戛，恒

演圓音。鵲噪鴉鳴，常宣法語。是以剖一塵，則三藏十二一切契經忽然頓現。舉一物，則五時八教半滿科文無不全該。行布圓融，理事無礙。直饒恁麼，猶是門庭建立邊事。若據衲僧門下，正好未在。詎知迦文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未常說著一字。達摩西來，九年面壁，歷代諸祖何曾道著一句。然雖如是，依經一字，三世佛冤；離經一字，一同魔說。克承居士請諸兄轉藏，還曾轉著一字麼？今晨延山僧陞座，何曾說著一句？轉說且止，如何是功圓果滿一句？」拈拄杖卓一下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舉：「昔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趙州轉藏，州受施利了，卻下禪床轉一匝。州曰：『傳語婆，轉藏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為轉半藏？』徑山杲曰：『眾中商量道，再遶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繞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曰：「徑山老人與麼提持，也是齪奔彩家，扶強不扶弱。諸人要識克承居士全藏麼？」以拂子擊按曰：「向這裏會取。」下座。

因事上堂。舉：「翠巖真點胸，常罵雲居舜，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曰：『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一隻眼。』舜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東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永亦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腳上床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師曰：「雲居無事猶可原，翠巖佛事卻難恕，合喫三十棒。惜乎多嘴阿師說破，至今此案未圓。龍山今日圓此案也。」乃曰：「龍山不會禪，山居愛種田。钁頭常在手，匾擔不離肩。夜來賊打門前過，天明失卻刈茅鎌。」下座。

藏經閣上梁，兼閱藏開經，上堂。驀豎拂子曰：「諸人還知各各當人頂上有一寶王經閣，萬古光徹九天，非惟無位真人於中出入，常有大千經卷於中展演，乃至盡未來際亦無已時。諸人還聞麼？賢於長者建剎已竟麼？轉大法輪麼？三世諸佛出來呵呵大笑曰：『且喜柱豎耶？梁昇耶？那一柱不具丈六金身，那一梁不具衲僧手眼？』山僧道：『住住，今日事忙，待閒時與你理葛藤。』」卓拄杖曰：「上梁功德殊勝行，無邊勝福皆回向。」下座。

藏經閣毘盧佛開光，上堂。「遮那無上尊，三界莫能及。天人之導師，四生之慈父。應跡於龍峰，千葉蓮花座，直饒眼光爍破四天下，到這裏，還須點過。何以如此？不見昔日石頭問長髭：『大庾

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曰：『成就久已，秖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髭曰：『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龍山今日問僧，藏經閣內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僧曰：「成就久已，秖欠點眼。」師曰：「恁麼與伊點眼去也。」僧曰：「便請。」師垂下拄杖，曰：「石頭點眼，眼在足下；龍山點眼，眼在棒頭。兩段不同，今古齊收。」下座。

克承吳居士為尊慈誕辰，請上堂。拈拂子作此[〇@、]相曰：「會麼？於此會得，在天則清，在地則寧，在君則聖，在臣則忠，在父母則慈，在子孫則孝。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記得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華經，有龍女獻一寶珠，佛即受之，龍女謂舍利弗言：『如我獻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荅言：『甚疾。』舍利弗及眾會皆見龍女變作男子，疾往南方無垢世界，現十八變，成等正覺。今日吳母李太夫人不移此界，還以本身不現神變成等正覺，淨佛國土，成就眾生。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大家捧缽齊下食堂，擾克承居士齋。」下座。

上堂。舉雲門露字，曰：「只這一露字，盡大地人僉作佛法奇特商量。雲門雖然四稜著地，猶欠頂門正眼。當時龍山若在，見他與麼道，劈面便掌。待他惡發，徐徐向前拱手，道：『莫怪適來觸忤。』直饒雲門氣吞宇宙，眼蓋乾坤，管教冰消瓦解。」下座。

上堂。「諸佛未出世，石壓筍斜出。達磨未西來，懸崖花倒生。佛法遍天下，天晴日頭出。談玄口不開，雨落地下濕。口既不開，玄作麼生談？若於此了然，不妨歸家穩坐。其或未然，龍山不惜眉毛，向諸人道破，喚作竹篦即觸，不喚竹篦即背。」便下座。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三

繼住龍山華嚴院嗣法門人行悟等編次

小參

小參。「釋迦老子道：『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龍山即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水泄不通。且道與迦文是同是別？同則喫粥喫飯，別則屙矢放尿。」喝一喝，曰：「也是雪上加霜。」

小參。僧出：「請問和尚，昔日九峰虔，具甚麼眼，不肯首座？」師曰：「寰中天子敕。」曰：「首座道：『明一色邊事。』還有過也無？」師曰：「箭穿紅日影。」曰：「香煙纔起，首座脫去，又作麼生？」師曰：「可知禮也。」問：「牛頭未見四祖，為甚天人送供？」師曰：「雲無心以出岫。」曰：「見後為甚不送供？」師曰：「鳥倦飛而知還。」曰：「學人不會。」師曰：「龍山也不會。」乃舉：「九峰虔在石霜為侍者，因普會遷化，眾舉首座住持，虔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持。先師道：「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一條白練去。」首座作麼生會？』座曰：『明一色邊事。』虔曰：『未會先師意。』座曰：『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不去。』及香煙纔起，首座脫去，虔撫座背曰：『坐脫立化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師曰：「虔侍者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首座坐脫立亡，秖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雖然如是，且道：虔侍者還會先師意麼？具眼者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我更要問你，先師畢竟是甚麼意？果然，大法明底人，舉起便知落處。不然，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下座。

小參。「夫欲學禪道佛法，第一不得求奇特玄玅；若求奇特玄玅，於道則千里萬里。亦不得作無奇特玄玅想，若作無奇特玄玅想，定墮在無事甲裏。所以古人道：『無為無事人，由是金鎖難。』若論此事，有不得、無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取不得、捨不得，若起有無得失、是非取捨心，便是識神用事。古德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若向心意不行、智識不到處，直下提起話頭，如何是佛？乾矢橛。自然銀山粉碎，絕後再甦，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雖然如是，若到龍山門下，正好喫棒。且道：過甚麼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貼單小參。「父母未生前，佛眼覷不見，若是伶俐漢，作急知機變。」喝一喝，曰：「還會麼？設若不會，且待須臾，管保一個個

露頭露面。」
曰事小參。「出家兒，休妄動，莫向人前乾打鬨，兩丸日月快如梭，百歲光陰如一夢。早回光，急返照，心王休被六賊鬧，直下剔起智慧燈，時時常行菩薩道。尊乎道，美乎德，方寸莫教鬼神測，一念不生萬法空，定慧圓明珠不失。珠不失，奉佛戒，佛子休把根本壞，多見棄賊學禪宗，他日入魔王界。學禪宗，不求悟，終朝秖喫人涕唾，談玄說玅荅機鋒，莽莽蕩蕩招殃禍。戒定慧，三件事，缺一便是僧中刺，喜怒哀樂在其中，自然事上通無事。理無礙，事無礙，理事圓融無內外，事事無礙恁麼行，是則名為觀自在。說要行，行要到，行說俱到方為玅，若還心口不相應，地獄三途人自造。勸禪人，休妄想，妄想纔生煩惱長，八萬四千障門開，生生難脫輪迴網。輪迴網，君自脫，大智若愚巧若拙，對境無心不自欺，紅塵堆裏活潑潑，活潑潑，事事了，信手拈來正恰好，一毛頭上現瓊樓，丈六金身一莖草。」
浴道河歸，小參。「做了十年長老，方知一百二十月之錯。直饒今日不錯，奈何時時有過。百年三萬六千朝，朝朝日月頭上過。過不過，休死坐，不到浴道河，焉知水推磨。」
為耆宿省法，當晚小參。「德山晚參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龍山晚參荅話去也，眾中還有問荅者麼？有則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眾問話竟，乃顧左右曰：「山僧在汾陽州內，十數年來，作得個木作頭，斧鑿似虎，鋸鋸如龍，本圖深山大林裏覓一梁一柱，要向東山砍，未免犯國王疆界；要向西山伐，未免犯國王疆界。終日隨分向溝頭裏、田畬邊砍些荊棘蓬蒿，非但蓋房造屋，連一廚一灶也供不上。昨日無端誤入萬仞峰頭，懸崖之下，腳尖頭踢著一顆大枯樁，雖不堪作梁作柱，且喜一冬燒不盡。諸昆仲！還識枯樁麼？」良久曰：「呀！」卓拄杖，下座。
梁居士臨別與師相訂曰：「弟子有蝸茅，林壑幽邃，殊為道人住處，倘不相嫌，飛錫敝邑，可了弟子末後大事，亦悉鄙願。」師越明年回南之楚，過黃麻城白皋鎮，謁中斗梁公，公喜甚，不爽前約，固留請住鳴山獅子巖度夏。小參。「龍麓高懸榔栗，鳴山放下蒲團，一個菴無內無外，兩重關天寬地闊。正可謂，飽看松雲、臥聽澗水，鳥銜花落碧巖前，猿抱子歸青嶂裏，農歌遞枕，牧唱穿林，此境秖可自知，難與人道。恁麼行也任我行，住也任我住，坐也任我坐，臥也任我臥，且道得何三昧，有此受用？不見道，一動不如一靜。設問：靜後如何？宇宙獅巖窟，天地象王宮。」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師五十誕辰，小參。「彈指行年半百，好房住作破屋。菩提路上轉生，世法場中偏熟。早起日食三餐，夜來埋頭一宿。仁義道德不

知，煩惱無明滿腹。一味眼界無人，胸中沒點文墨。設遇師友提攜，不肯低頭稟伏。子細檢點將來，空在人間受祿。從前虛喪光陰，自慚形如朽木。有志欲效先賢，何期精神不足。叮嚀告報禪人，莫笑龍山薄福。」

徹健禪人為師祖請對靈小參。「昔日耳聞，今朝目睹，覿面相逢，聊通一線。且道這一線作麼生通？柳中鸚鵡噪方知，雪裏鷺鷥飛始見，木馬嘶風去不回，鐵牛拖犁耕水面。龍山恁麼語話，恒菴法主還肯點頭也無？」喝一喝，曰：「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猶連後夜雷。」卓拄杖，下座。

為張二居士對靈小參。「我來此邑，你不離我，遽爾西歸，大家散夥。咄！休散夥，撫掌呵呵歸去來，勘破禾山解打鼓。正恁麼時，張二居士在甚處安身立命？」良久，曰：「足下白雲千萬朵。」

眾善友為武相臺設供，請小參。「生見其形，一靈皮袋，皮袋一靈，覿面相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截斷生死兩重關，月在青天水在瓶。今晨眾善友特請山僧說法，為作證明。且道武公還來受供也無？」良久，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弘舟上人起棺，小參。「不參禪，不持戒，一句彌陀常自在。今朝脫卻這皮囊，撒手西歸無罣礙。」

澄明大德對靈小參。「來時明歷歷，月照碧潭光皎潔。去時黑漆漆，九九原來八十一。踏翻來去兩重關，捏出秤錘黃金汁。澄明大德，即今神通作麼生施展？」卓拄杖，曰：「雙雙木馬嘶風去，引得虛空笑點頭。」

侯吉祥居士薦嚴，請小參。「諸行無常，雲在嶺頭閒不徹；是生滅法，水流澗不太茫生。生滅滅已，竹密不妨流水過；寂滅為樂，山高豈礙白雲飛？若能於此會得，始知生也未常生，滅也未常滅。既無生滅、去來，則隨緣任運、優游放曠一句作麼生道？」以拂子擊案，曰：「塵塵極樂國，剎剎總蓮邦。」

小參。「參學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親近知識，必須要化氣質、改性情，去能所、除我見，斷無明、絕是非，少可有參學分矣。今冬諸兄弟多有幾千里來，發向上心，求菩薩道，未入龍山門時便有立地成佛底心，及乎到龍山進了堂，放下腰包，要一個善用心底人也無，一出一入，皆在情識上做活計，舉目動靜，是非好歹，一點也瞞你不得。古德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曠劫以來，者一點偷心死不盡，輪迴三界，轉驢胎、入馬腹，皆為識情紛擾之所招也。諸兄弟要參龍山禪，將你向來冊子上學得底、心意識邊想得底，盡情拈向一邊，單單看一個無意味底話頭，於日用中時刻不可放過，直待心死路絕，要一點氣息也無，休管悟不悟，直恁猛烈，疑將去、參將去，參到不參而自參，不疑而自疑，拶到百尺竿頭，

進不得，退不得，住不得，向這裏忽然囚地一聲，緩緩地睜開兩眼，依然只是舊時人，秖改舊時行履處，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即不無，若在龍山門下向你道未在。何故？不見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小參。舉：「古德曰：『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去此四途，還有商量分也無？諸兄弟若有，不妨與山僧商量看。」問：「婆子燒庵，意旨如何？」師曰：「來者不善，荅者有餘。」典座問：「乾矢橛意旨如何？」師曰：「醋是醋味，鹽是鹽鹹。」座禮拜，師曰：「是世法，是佛法？」座擬議，師打曰：「料你分疏不出。」剃藏頭僧出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曰：「刀刮頭皮痛。」問：「庭前柏樹子，是何意旨？」師曰：「今日好大雪。」問：「如何是親切處？」師曰：「髦髦鬆鬆。」曰：「如何是落腳處？」師曰：「拳拳攣攣。」乃曰：「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斬頭覓活。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正是棄本求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如何是佛？乾矢橛。直恁麼會去，也是抱贓叫屈。方便門中即不無，若論衲僧本分，料掉沒交涉。且道如何是衲僧本分？倦來開單，醒來喫飯。清水洗缽，漱口喫茶。南方一九二九，家家沿河插柳。今冬數九已來，天氣漸溫，山僧也想種幾株。昨日向溝頭裏，河岸邊走了一轉，盡天地凍得生鐵相似。縱有鋼鍬利钁，用盡平生氣力，直是空砍不入。」顧左右呵呵大笑曰：「罷罷罷。」下座。

小參。師喚僧來，僧近前，乃曰：「會得那邊事，向這邊行履。如何是那邊事？」曰：「鐵牛水上行。」師曰：「如何是這邊行履事？」曰：「喫飯穿衣。」師曰：「截斷兩頭又作麼生？」曰：「三門騎佛殿。」師咳嗽一聲，僧無語。師曰：「好一場曲調，被山僧咳嗽一聲便瓦解冰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小雪流凌。」曰：「意旨如何？」師曰：「大雪凍河。」乃曰：「諸人欲學斯道，必須要善用其心。近來學者不善用心者極多，所以不能死心做工夫，終日只在心意識上作活計。永嘉道：『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心意識乃是障道魔軍。龍山與你截斷心意識，你又無處下手。不是昏沉，定是掉舉。不是掉舉，定又坐在無事甲裏，要半點疑情也無。又古人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究竟諸兄也不知疑情之所以然，秖在知解上作活計。知解纔生，依舊落於心意識。欲得真疑現前，必須萬緣放下，動靜兩忘。外不知有身，內不知有心，亦不得坐在不知處。向這裏提個無意味底話頭，朝撕暮捱，一時不得放過。直捱到無下手處，沒滋味處，心死路絕處，連絕也不知。工夫做到這

裏，纔喚作疑情。疑情一起，面前如銀山鐵壁相似，向前不得，退後不得，左不得，右不得，昏悶殺人。已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直得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然雖如是，切忌坐在前後際斷處，恐死了不得活。何也？巖頭道：『未得個入頭處，必須求個入頭處。已得個入頭處，必須求個出頭處。』且道作麼生是出頭處？」驀按竹篦顧左右，喝一喝曰：「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造藏經閣破木，小參。拈拄杖乃卓一下曰：「普庵到此，百無禁忌。紫微高臨，千祥駢集。任他諸煞到來，直得退避三舍。」復豎拄杖召曰：「大眾！吉祥王菩薩在山僧拄杖頭上高聲道：『今日破木良辰，諸佛龍天悉皆歡喜稱善。不日工成，錢糧雲委。』」又卓一下曰：「謝聖屈臨，有勞神用。」

魏允彝居士薦慈，請小參。「諸行無常，竹密不妨流水過；是生滅法，山高豈礙白雲飛？生滅滅已，木人執板雲中拍；寂滅為樂，石女含笙嶺外吹。正恁麼時，且道魏母王氏孺人在甚麼處？」喝一喝，曰：「直下西方休那步，遍界蓮邦歸去來。」

為李善友小參。「塵勞中生，佛地上死，有因有緣，無彼無此。既無彼此，且道李善友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泥牛鑽入海，木馬逐風嘶。」

為張居士紹先對靈小參。師曰：「我來遲，法堂前草深一丈。公去早，出門茫茫皆是草。親恩未報已先歸，撒手長空日杲杲。自性彌陀秖者是，淨土蓮邦休外討。於此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此不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所以道，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乃震威喝曰：「且道是法耶？是心耶？張居士試定當看。」驀豎拄杖，良久曰：「三月江南春氣暖，鷓鴣啼處百花香。」

過亳州，為山西汾陽曹翰英居士對靈小參。乃舉：「古德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曹居士還識主人翁麼？若曰識得，又不相逢。既不相逢，且道問甚麼人賃？」豎拂子曰：「會麼？若道是拂子，喚甚麼作主人翁？若道是主人翁，又是拂子。於此明得，相逢卻不識，不識卻相逢，主人翁即是拂子，拂子即是主人翁，無彼無此，無得無失，方與這老宿同一鼻孔。雖然生意各別，養家一般，究竟檢點無一字，提起有千般，此陰滅時彼陰生，彼陰生時此陰滅，龍山也是因行掉臂，即今仰勞大眾為曹老居士唱個還鄉曲調。」眾乃舉贊。

晚參

晚參。乃拈拄杖畫一畫，良久曰：「會麼？識得一，萬事畢。且道未畫已前是什麼字？諸兄若向這裏會得，許你具半隻眼；設若不明，禮拜了再向諸人道。」一眾作禮，師起身歸方丈。

晚參。「聞鼓聲，眾集，聞磬聲，禮拜。山門裏出入，禪堂中打坐，齋堂內喫飯，東廁頭屙屎。且道：是世間法？是出世間法？眾中還有道得底麼？若道得，不妨出來道看；若道不得，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晚參。「諸兄久聞龍山禪道佛法，未入龍山門時，早向諸兄道破了也。及乎到來參見龍山，卻被龍山惡水渾身澆了也。求入參堂，領個話頭，晝三夜三，摩褌擦褲，真是不唧溜中更不唧溜也。既不唧溜，拌一生做個癡獃漢子，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參將去，自然有個相應時節。若是伶俐衲僧，向未到龍山已前薦去，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你，罰你？」

晚參。「參禪人須當，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何為熟處？無明煩惱是。何為生處？菩提涅槃是。若能反熟處為生，生處為熟，許你有個入處。」

晚參。舉：「法眼因井被沙塞卻泉眼，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甚麼物礙？』僧無對，法眼自代曰：『被眼礙。』」師曰：「法眼恁麼代語，猶欠悟在。或有向龍山道：『道眼不通被甚麼物礙？』即向他道：『被道礙。』」

晚參。舉：「法眼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後雲門曰：『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顯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雲峰悅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諸大老眼光爍破四天下，卻被法眼凳子惑亂不少，往往作佛法商量，浩浩引得後學初機，不免鑽龜打瓦。龍山即不然，識得凳子，秖是凳子。」

晚參。一僧出作禮，師曰：「作麼？」曰：「學人初機，請和尚直捷指示。」師曰：「香爐三隻腳，桌子四條腿。」曰：「恁麼則太煞現成。」師拍膝一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你作麼生商量？」曰：「不會。」師打兩棒，曰：「一棒打你不會，一棒打你現成。」

示眾

示眾。問：「如何是學人未生時本來面目？」師曰：「棗核兩頭尖。」乃舉：「巖頭豁祖值沙汰時，隱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者打板一下，頭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頭乃舞棹迎之。一日，有一婆抱一孩兒來，婆曰：『呈橈舞

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良久，復顧左右曰：「諸昆仲還會麼？若能於此會得，山僧在你耳裏；於此不會，山僧在你眼裏。直饒向山僧道：『和尚秖這一個也不消得。』山僧只得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笑你老婆見解。」
示眾。「大凡做工夫，必須要疑言句。古德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言句不明，事理不通，便喚作無孔鐵鎚，流俗阿師。他古人垂一言半句，與人解黏去縛，拔楔抽釘。如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只者兩轉語，便是金剛圈、栗棘篷，吞不下、透不過，無處下手。學者往往做工夫到這裏，無下手處，不是落空，便是著有。所以古人道：『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不可以寂默通，不可以語言道，離四句，絕百非，心意不行，智識不到。』若是伶俐漢，向這裏舉起話頭，猛著精彩，看是個甚麼道理？看來看去，如銀山鐵壁相似。工夫到恁麼地，一刻不可放過，驀然磕著撞著，向四句百非外，直下打破漆桶，自然銀山粉碎，絕後再甦，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然雖如是，若到龍山門下，秖向他道未在。何故？不見道，粗餐易飽，細嚼難饑。珍重！」
示眾。問：「洞上正偏即不問，汾陽十智請師宣。」師曰：「隨你顛倒。」「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山裏石，溪中水。」「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萬里一條鐵。」「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雪裏埋月光皎潔。」「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切忌眼中重著楔。」「如何是五同遍普？」師曰：「冬寒夏熱。」「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眉間掛劍。」「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鴉鳴鵲噪。」「如何是十同得入？」師曰：「桃花浪箭射靈雲。」「與甚麼人同得入？」師曰：「胡張三，黑李四。」「與阿誰同音吼？」師曰：「鐵鳳空裏鳴。」「作麼生同生殺？」師曰：「近日王令稍嚴。」「與甚麼物同得失？」師曰：「愛看青山好，忘卻來時道。」「阿那個同具足？」師曰：「六六三十六。」「是甚麼同遍普？」師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何人同真智？」師曰：「切忌認奴作郎。」「孰能總同參？」師曰：「開眼見明，合眼見暗。」「那個同大事？」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何物同一質？」師曰：「騎牛更覓牛。」曰：「聞道汾州柏鐵嘴，果然手段異諸方。」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乃曰：「適來僧問十

智同真，山僧一一勉荅。諸人還知其中一智是根源麼？」復為頌出曰：「一智現在，彌勒布袋，拋向街頭，風吹日曬。」下座。
示眾。「古人道：『十八上解作活計。』今日眾中還有解作活計底麼？不妨出來道看。」僧問：「某甲解作活計。」師曰：「如何是你底活計？」曰：「海底泥牛吞卻月。」師曰：「昨日有僧恁麼道，被山僧痛打一頓。」僧擬議，師直打退。
示眾。「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隨顧左右，喝一喝，曰：「住！住！洎合，錯下注腳。」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師曰：「雞嘴尖，鴨嘴匾。」曰：「意旨如何？」師曰：「蚌蛤含珠沒頭臉。」久無人出，師復曰：「雞嘴尖，鴨嘴匾，蚌蛤含珠沒頭臉。過河不濕褌，皆因是水淺。咦！險！」
因事示眾。「此生心不歇，窮劫遭磨滅。此生心不了，窮劫增煩惱。直下歇，當下了，日日東方日出卯，踏著上頭關，眼見虛空小。」
元旦，普茶，示眾。「大眾催花擊鼓，石女巖前起舞。燈籠拊掌呵呵，露柱無端亂走。諸仁者！還會麼？若能會得，不妨呵佛罵祖；設若不會，切忌揚塵簸土。報君知，莫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正恁麼時，且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萬物咸新。」
一夕落堂示眾。劉應明居士問曰：「弟子見趙州洗缽盂話，特煞現成，和尚何不舉似大眾，令教參究？」師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趙州？」士曰：「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師曰：「其僧見個甚麼道理，便悟去？」士曰：「有道理可見，即不悟也。」師曰：「無道理時如何？」士佇思，師曰：「又作道理去也。」士便喝，師曰：「已遲八刻。」乃曰：「劉居士請山僧舉洗缽盂話，令諸人一個個悟去。秖如僧問趙州：『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州曰：『洗缽盂去。』僧大悟。」師曰：「趙州並未說奇言玅句，僧即領略，蓋偷心易死之故也。諸人設使不能薦取，重為下個注腳。碌磚空裏叫，蒲團水底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士曰：「弟子忍俊不禁，亦為大眾、師說個偈子：大盡小盡，不離方寸，誰饑誰飽，誰倦誰困？海底紅輪，山頭浪滾，十字打開，要論便論。」師歸方丈，士隨後入，呈棒喝見解，師不肯，士深疑。至三鼓，上方丈叩門，師曰：「誰？」士曰：「者老漢，幾被你瞞。」師曰：「你且下去。」士回至黎明，復上方丈禮謝。師曰：「淨面了也未？」士曰：「淨了。」師曰：「喫滾水了也未？」士曰：「喫了。」師曰：「依舊可憐生。」和聲便打。士曰：「和尚意作麼生？」師便喝，士亦喝，師便打，士亦打，師曰：「我也打，你也打，其中意作麼

生？」士又喝，師曰：「適來打，而今喝，干他甚麼事？」士禮拜，師笑曰：「也不得亂做。」

示眾。「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伶俐衲僧聞得便行，曰：『將謂普通，有多少奇特，原來只在這裏。』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直饒翻轉面皮，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一日見二鴉相打，示眾。「古人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龍山即不然，聞聲失道，見色迷心。此語有兩負門，若能辨得，許伊開一隻眼。若辨不得，即瞎卻一隻眼。若要全開全瞎，直須問取二老鴉。」喝一喝。

示眾。「要參了生脫死底禪，第一不得收拾外邊事。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向外馳求亦非玅道，亦不得向心意邊作活計。不見古德道：『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到這裏，直得外不放入，內不放出，不入不出，不定不亂，心等虛空，亦不得作虛空想，纔作空見，即不空也。又不得坐在空處，若坐在空處，便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正與麼時，如盲人上高山相似，上到萬仞崖前，忽然失腳，一撲到底，直得通身粉碎，款款地睜開兩眼，始信永嘉曰：『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非誑語也。」

示眾。「參學人必須心要應口，行要越志。近來學者口是心非，志虧行短，二六時中少有不如意處，人我山摩天，是非心塞海。所以古人道：『一念無明起，八萬障門開。』將此大事因緣拋向大洋海裏，無明習氣掛在眉毛尖上，如此參學，參到彌勒下生，終不能得悟。若是真實學道人，不得自欺自瞞，通身放下，一點氣息也無，從朝至暮，如木石相似，只知饑來喫飯，倦來打眠，看一個無意味話頭，行住坐臥，不可放過，日久月深，忽然磕著撞著。噫！元來此事不從人得。方知吾不汝欺。」

示眾。「參禪一事，原無奇特玄玅，纔有絲毫求奇索異之心，早已墮坑落塹了也。須當內安其心，外安其身，萬緣放下，行住坐臥，平平常常，將個乾矢橛樹在面前，忽然打破漆桶，識得自己本命元辰落著處，不是差事。」

示眾。「學道之人，外要身閒，內要心靜，也不得太過，也不得不及。太過則精神不繼，不及則道業難成。但將太過與不及拈在一邊，然後咬定本參，看他必定是個甚麼意旨？驀地坐斷兩頭，中間不立，自有少分相應。」

示眾。「龍山昨日心上靜悄悄地，如木人相似，休說雜念紛飛，要求一念起處也不可得。今朝心上鬧浩浩地，將塵剎以來事一時現前，更有思不來，想不去底雜念紛飛，無如奈何，山僧只得端身正坐，用力排遣。正排遣時，推又推不開，歇又歇不下，覓他起處又

不可得。正恁麼時，忽聽堂中開靜，山僧不覺放倒身心，一覺睡到天明，開眼看時，日已三竿。諸昆仲！且道昨日底是，今朝底是？若道昨日底是，昨日靜悄悄，是無心，古德曰：『無心猶隔一重關。』若道今朝底是，今朝鬧浩浩，是有心，古人曰：『有心用處還成錯。』若道是則總是、非則總非，便是儱侗真如、顢頇佛性，正好弔向三門外，打三十荅帚。畢竟如何？咄！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示眾。乃拈拄杖畫一圓相，曰：「會麼？盡虛空是一個禪堂，遍法界是一張禪床，經行坐臥，喫飯穿衣，屙屎送尿，全身在裏許。若道不在裏許，也是個開眼尿床鬼子；若道在裏許，莫道不疑好。所以古人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千疑萬疑，秖是一疑。一疑若破，千疑萬疑一時破。若論今冬做工夫，在諸兄分上也算十分用心，在山僧分中看，諸兄要一個真疑現前底也無？終日磨褌擦褲，晝三夜三，秖在心意識上作活計，然此心意識正是學般若底障道魔軍，山僧大開方便，與你奪了心意識。及至心意識不行，諸兄又墮在無事甲裏，心上覺得受用，不知正是魂不散底死人，落空亡底外道。山僧又向你道：不得無心死坐，不得離話頭空坐，有不得，無不得，亦有亦無也不得，非有非無也不得，離四句，絕百非。到這裏，正好向竹篦子觸背不得、乾矢橛意旨如何，發大勇猛參將去，自然真疑現前。不想諸兄到這裏，無下手處，沒滋味處，反打轉來，復與昏沉散亂攪作一團。如此用心，莫說在龍山會裏，便是釋迦復出、達摩再來，也救你不得。嗚呼！近來人心不古，聖教衰微，今有一般長老，自己道眼不明，統一群瞎漢，撐一個門庭，見來幾個好學者，安下單來，不教下死心做工夫，今日出幾個問頭，明日出兩則公案，引得十個一群，五個一隊，商量浩浩，著成轉語，做成拈頌，呈上方丈。瞎禿奴也不管他有見地，無見地，即便圈圈點點送將出來。學人一見，圈了拈頌，點了轉語，通身慶快，便道：『和尚肯了我。』終日向本子上去念機鋒，學公案，將古人言句盡作是非得失商量。若人問著，如打熱病相似，胡說亂道；如不肯他，滿肚無明，便道：『某和尚肯過我底。』裝模作樣，輕慢聖賢，空腹高心，造地獄業。此正是打頭不遇作家，到老終成骨董。所以，參玄上士，先要具一副擇法眼，親近一個明眼長老，可以與你抽釘拔楔，解黏去縛。諸兄弟！若要解黏去縛麼？將諸方學得底，心意識邊想得底，冊子上看得底，盡情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死到無可死處，向這裏正好看一個公案，或是竹篦子，或是乾矢橛，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向四威儀中時刻不可放過，直待懸崖撒手，如夢醒，如蓮花開。噫！此回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到恁麼地，正好向師承邊，十年、二十年溫研積稔，將五家剛

宗，細大法門，古今言句，千七百則葛藤，一拍粉碎，方可向水邊林下，峭壁峰前，保養聖胎。諸昆仲！即今還有與麼人也無？設有，一任你橫擔拄杖，緊峭草鞋；若無，不若按下雲頭，向龍山頂上種田博飯喫。」良久，卓拄杖，下座。

示眾。「昨日把定封疆，今朝放開一線。沸湯鍋裏冰凌，石火光中掣電。若能於此會得，許伊工夫成片。設若於此不會，未免墮坑落塹。墮坑落塹即且置，眾中還有工夫成片者麼？有則不妨出來，竹篦子與你相見。」問：「如何是句？」師豎起竹篦。曰：「如何是意？」師放下竹篦。曰：「如何是意句交馳？」師和聲便打。僧無語，師曰：「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向這裏道一句看。」曰：「舌頭不出口。」師曰：「這是有語。」僧佇思，師曰：「這是無語。」僧禮拜，師曰：「又是躲根。」問：「乾矢橛意旨如何？」師曰：「石羊吞石虎。」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若恁麼會，許伊開一隻眼。如何是佛？乾矢橛。若恁麼會，未免瞎一隻眼。若要雙眼圓明，直待彌勒下生。且道彌勒幾時下生，待虛空落地時向伊道。」

示眾。「一念迷處是眾生，一念覺時原是佛。直下迷覺兩俱空，佛與眾生是何物？縱然會得諦當，猶是高郵到邵伯。」乃彈指一下曰：「若恁麼會去，省卻多少力。」

夢覺偈示眾。「夢裏事事分明，覺後空空如也。一靈真性非真，四大假合非假。夢覺真假雙忘，步步頭頭脫灑。語默動靜之中，一任呼驢喚馬。」

示眾。「說宗說教，也是弄精魂；說禪說道，也是弄精魂；說心說性，也是弄精魂；說凡說聖，也是弄精魂；揚眉瞬目，也是弄精魂；入定凝神，也是弄精魂；朝參暮請，也是弄精魂；擦褲摩禪，也是弄精魂；精通三教，博盡古今，也是弄精魂。直饒你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念在肚皮裏，如瓶瀉水，也是弄精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拈椎豎拂，接物利生，說玄說玅，提古拈今，也是弄精魂；將一千七百陳葛藤，橫說豎說，縱橫十字說，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也是弄精魂。於中若有旁不甘者出來道：『龍山恁麼說話，莫不別有長處麼？』山僧向他道：『並無長處，只知饑要喫飯，倦要睡覺，痛便叫，癢便笑。』眾中若有人道：『龍山恁麼說話，也是弄精魂。』山僧只得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寧可與有智人相罵，不可與無智人說話。」便歸方丈。記錄隨後入方丈，作禮，師曰：「你見個甚麼道理，便來禮拜？」曰：「見和尚弄精魂。」師曰：「你因甚隨山僧腳跟轉？」曰：「理長則就。」師笑曰：「弄精魂漢。」又一僧上方丈呈見

解，師曰：「直饒你千了百當，拈來便用，事事無礙，也是弄精魂。」其僧罔措而退。

示眾。「龍山昔年曾向江南行腳，參一則極現成底公案，懷藏至今，未嘗舉似與人。適因諸兄發向上心，結精進七，山僧今日不惜眉毛，得得舉似，敢保個個悟去。正欲說時，被諸兄一拜，拜得我忘前失後。又被諸兄問甚麻三觔，乾矢橛，竹篦子，父母未生前，問得我口啞無言，轉身吐氣不得。將此一則公案忘卻了也，儘力思量，要覓一個元字腳也了不可得。」驀豎拄杖，曰：「拄杖子，你還記得麼？試代我道看。」良久，曰：「拄杖默而不答，兩個有頭無尾漢，好與一坑埋卻。」低頭歸方丈。

示眾。「人生中國易，要求出家難；捨俗出家易，參禪學道難；參禪學道易，親近知識難；親近知識易，望長久遠難；望長久遠易，捨己從人難；捨己從人易，通身放下難；通身放下易，千了百當難；千了百當易，事事仍舊難。饒你千了百當，事事仍舊，若論佛法大意，更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參三十年來喫龍山拄杖。何謂如是？不見道：一絲不透，如隔鐵圍。」

冬前示眾。「明日交冬數九，凍得石女縮手，灌了熱酒三杯，喫得通身是口。崖前罵雨呼風，山頭倒翻觔斗，過了一百單五，大地山河露醜。諸昆仲還會麼？若不會，更聽龍山重說伽陀：千花萬花等春來，獨有寒梅向雪開，此花何故能開早？披霜帶雪舞三台。」

新節，示眾。「昨日放開一線，一任說黃道黑；今朝把定對疆，直教水洩不通。若道放開一線的是，此人理上偏枯；若道把定封疆的是，此人事上偏枯；若道是則總是、非則總非，未免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若向這裏道，得十成句子，任你東行西行；若道不得，且向長連床上交腳坐。」

朔旦早課竟，示眾。乃顧左右，召大眾曰：「好個西來大意，適被諸兄異口同音花劈了也，一場狼藉，且道是有是無？若道是有，有眼不能見；若道是無，怎奈七花八裂，東撇西拋。諸兄弟若向這裏薦得，一任腰包散去，何必聚首作堆？若於此不會，今逢朔旦良辰，不得開眼說夢。」便歸方丈。

示眾。「龍山有時著珍御服，向諸人面前立地，諸人又不識好；龍山有時著敝垢衣，向諸人面前立地，諸人又不識歹；龍山有時赤條條，向諸人面前立地，諸人又不敢正眼覷著。於中若有個衲僧出來道：『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又作麼生？』龍山只向他道：『昨日西風起，今朝刮地霜。』」

除夕，普茶，示眾。「諸兄還聞爆竹聲麼？此聲是一顆如意寶珠，盡大地若有一人得者，敢保福足、慧足，隨心應用無虧，可以登寶華王座，應水月機，向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逢時

應節，臘盡春回，鷲嶺拈花消息盡被萬象森羅，一時漏洩了也。諸兄設若不會，與你畫蛇添足。」喝一喝，曰：「大家喫茶去。」
開新鐘板，示眾。乃拈椎曰：「權衡佛祖，成聖轉凡，號令人天，騎聲蓋色。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現前諸兄切忌向那邊覓。不向那邊覓時如何？」遂擊鐘板各一下，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始得知。」
開大鐘，示眾。曰：「鯨音一吼山河曉，驚醒夢中多少人？設有灰心聾兩耳，野老拈花萬國春。」便撞一下。
開新雲板，示眾。師拈椎曰：「昔金牛和尚每作飯熟時，自舁飯桶至食堂，撫掌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不合引得無限人敲磚打瓦，作佛法論量，可謂錯用其心。龍山即不然，若遇齋時，又作麼生？」遂擊板三下曰：「和尚子，過堂去。」
卷之三終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四

繼住龍山華嚴院嗣法門人行悟等編次

普說

因事普說。「人身難得，此生莫要空回。果能制心一處，則無事不辦矣。若論此事，極是現成，所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古人恁麼說話，所以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諸兄弟！若向此等說話裏留心將去，多少省力，何勞晝三夜三，費許多老力？諸兄！你自己狂心不歇，屢求山僧普說開示，且道教山僧說個甚麼？我又不會禪道佛法，我又不會文字經史，是個乾巴巴長老。近來善知識如麻似粟，何不參去求去，學去問去？苦哉！苦哉！休說北方宗風不振，南方佛法亦掃地矣。非是宗風不振，近日遍地多是野狐精魅。龍山在南方親近十數員善知識，內有多少同參，工夫也曉不得做，今被諸方瞎禿奴盡情付了也。何以故？瞎長老見個學者生得幾分人品，寫得幾個文字，說得幾句話兒，也不管他悟不悟，就與他一柄如意，寫與他一首偈子，付了他，他時後日，少不得是我家兒孫。蒼天！蒼天！正是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又有一般沒因緣底長老，前生不曾修下福報，今生又受不得淡薄，遇著個不識羞的學者，或拏三十兩、五十兩，設齋辦供，求和尚付了我罷。瞎長老也不管他腳跟下了不了，即便將錯就錯，只圖眼前富貴，不顧萬世罵名，真地獄種，造地獄因，萬劫千生，無有出期。又有一般長老，不善守祖庭，不肯住茅蓬，拖一條棒，東走西遊，遇著個有緣底住持，見他住底好蘭若，家裏好器皿，結交幾個好施主，你來我往，烘烘烈烈，就起謀心，口稱上座，滿面春風，便言：『山僧付了你罷。』貪也洪養，坑陷高人。若是有筋骨底漢子，終不上此等野狐精底圈套；若是無主宰底，聽得付法，滿口承當，心生踴躍，便言：『謝和尚慈悲。』苦哉！苦哉！且道喚甚麼作佛法？付又付個甚麼？與者受者，同造無間地獄。又有一等有因緣底長老，集得一千五百眾，內有不辭勞苦，深為叢林，十年二十年，百兩千兩，化得來供養十方龍象，大有功於常住。長老見他一片好心，便言：『山僧不孤負你，與你一首偈子，住山去，好受人天供養。』學人得了偈子，如得虎頭金牌一面，不識羞醜，便言：『我是付法上座。』自去稱揚稱鄭，面南背北，口稱老僧，受人天禮拜，向古人冊子上念一肚皮機鋒，心意識邊想幾句轉語，明窗造幾句法語，說得攢花簇錦，四六成文。集一群瞎漢，見施主來設齋辦供，便去擂鼓敲鐘，上堂陞座，打一場葛藤。學者出眾，問幾句閒話，法座上

答幾句機鋒，哄騙在家檀越，秖圖熱鬧門庭。正是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未得言得，未證言證，妄談般若，敗壞宗風。此等稱善知識，喫他施主一粒米，穿他施主一縷紗，他時後日，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定要為牛作馬，拽耙牽犁，償他宿債，千佛出世也救他不得。以上恁麼付法，盡成魔家眷屬。更有一等不可說不可說，如恒河沙數魔種，自稱其德，說有談空。故此龍蛇混雜，玉石難分，糊昧學者，欺瞞後昆。古人傳衣付法，以心印心，單傳直指，不立語言文字，秖論明心見性，方可傳持大教，續佛心燈。昔日如來住世，說法四十九年，末後鷲嶺拈花，迦葉微笑。佛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付囑摩訶迦葉。』並不曾說付語言文字、智慧聰明，並不說付功勞財帛、轉語機鋒。故古德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今人付法，單以功勞文字財帛入情，貴圖牢籠學者，撐持他底門庭。所以宗風不振者，皆因以上一夥野狐精出頭來，稱善知識，各霸一方，興妖捏怪，坑陷人家男女，退了無限高人信心。諸昆仲！若要親近師家，必須要具擇法眼。若不具擇法眼，孤負一生參學，虛喪百歲光陰。不如向深山窮窟裏，饑挑野菜連根煮，渴飲清泉水幾鍾。早晚念句彌陀佛，不枉空門活一生。今時又有一般禪和子，未行腳時、未入叢林時、未參禪學道時，只知饑來喫飯、倦來打眠，到是一個好人。及至出門參方，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親近幾個知識、學幾句機鋒、念幾篇法語、想幾個問頭、作幾聯詩句，逢人便胡說道我是禪師。輕慢聖賢，空腹高心，攪群亂眾，敗壞叢林。若人肯伊便歡喜，若不肯伊便起嗔心。嗟乎！此等喚作參學，造下無邊業因，千佛出世也懺悔不得。又有一般瞎長老，見一個好學者，不教他下死心做工夫，求個真正悟處，終日與他商量公案，卜度機鋒，描畫樣，妄解先宗者一語是，那一語非，向明窗下學做法語，拈弄古今，終日在心意識邊作活計，正是眼中重著楔，腦後更添釘。豈不見古人道：『此事決定不在言句上。』又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若不求個真正悟門，臨命終時，眼光落地，四大分張，生前狂心未歇，死後泉路茫茫，轉驢胎，闖馬竅，莫言龍山不道。山僧今日苦勸諸兄，今後休學此等焦芽敗種，孤負先宗。爾等既到龍山這裏，必須放下身心，也不要你會禪會道，也不要你說古談今，也不要你精通三教，也不要你廣博經文，直饒你將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念在肚皮裏，如瓶瀉水。古人道：『秖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只要你將無始以來全心盡情死盡，無名除盡、煩惱斷盡、是非掃盡、名利忘盡，一切妄想攀緣盡情捨盡，捨到無可捨處，心如太虛空，無一法可當情，向這裏正好看個話頭，如何是佛？乾矢橛。大慧杲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

道！速道！』纔開口便打。若將此等公案，晝三夜三，在茲念茲，行住坐臥，喫飯穿衣，念念不捨，疑將去，參將去，參到不參而自參，不疑而自疑，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個疑團，喫茶不知茶味、喫飯不知飯味，參得沒撈摸、沒滋味，心死路絕，無處下手，正是好底消息，切忌不可放過。工夫若到這裏，譬如萬仞崖前，捨得身，拚得命，一撲撲到底，撲得通身粉碎，可謂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自然歸家穩坐，方可說行亦禪，坐亦禪，動靜語默體安然。若到這個境界，一任你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自是權衡佛祖，號令人天。諸兄若到與麼田地，真乃名為出家兒；若也未到如此，且就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高掛缽囊，緊峭草鞋，朝參暮請。何故？直向今生須了卻，莫待累劫受餘殃。久立，珍重。」

普說。「山僧今日落堂，諸兄請山僧普說，且道教山僧開示個甚麼？若說禪道佛法，山僧不知；若要拈古提今，山僧不會。彼既丈夫我亦爾，求人作麼？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心。若要成佛作祖，須是佛祖心腸始得；要作大聖大賢，須是聖賢心腸始得。豈有眾生心而作佛祖者哉？豈有凡夫心而作聖賢者哉？諸兄既來親近山僧，龍山也不要你拈今弄古，也不要你答對吟詩，也不要你機鋒轉語，也不要你多知多解，只要你將無始以來底偷心盡情死盡，無明習氣、妄想攀緣盡情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死到無可死處，心若大虛空，不作虛空之量，自然虛而靈、空而玅。若三二十年把得定，做得主、行得去，祖師門下自有少分相應。若是汎汎之流，這裏經冬、那邊過夏，柴不搬一束、菜不擇一莖，穿長裙子、戴高帽子，大搖大擺、無慚無愧，不下死心做工夫，只圖向善知識口裏學幾句，文書上看幾句，心意識邊想幾句，逢人便亂說道，我是禪師。輕慢聖賢，空腹高心，真地獄種，造地獄因，千生萬劫，無有出期。蒼天！蒼天！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禪和子！莫莽鹵，割愛辭親，拋父離母，剃髮染衣，東走西走，出一叢林、入一寶所，親近知識圖個甚麼？莫不是為喫為穿麼？莫不是為名為利麼？既不為喫為穿，又不為名為利，終朝走作甚麼？莫不是為禪為道麼？莫不是為玄為玅麼？若道：你會禪被禪障，會道被道障，說玄被玄障，說玅被玅障，通宗被宗障，通教被教障，知今被今障，識古被古障，頗通三教九流、會盡諸子百家，卻被三教九流、諸子百家障。直饒你向祖師門下，三十年、五十年，造得事事無礙，法法皆真，拈來便用，處處無心，超出三界，做個物外閒人，便言我是無心道人，物外閒人早已障卻道眼了也。何故？不見古人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又古人道：『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又

古人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諸仁者！還會麼？咄！五湖四海浪滔滔，萬嶺千山雲朵朵。」

酬示法語

繞空禪人請示。「參禪是世間第一件大事因緣，不得草草，參須真參，悟須實悟，不得向心意識邊作活計，將無始以來底偷心盡情死盡，卻不可認作昭昭靈靈，動轉施為，便是我自家活計，臨命終時一些也用不著。古人尚幾十年打成一片，始肯點胸自許，直至末後被明眼人點破，去其閨閣中物。然悟之一字，豈易言哉？上座既為生死出家，來這裏親近山僧，將你向來學得底、文書上看得底、心意識邊想得底，盡情拋向東洋大海裏，拋到無可拋處，心如虛空，無一法可當情，方可提個話頭，晝三夜三、茶裏飯裏，發大勇猛，起大疑情做將去，休管悟不悟，直做到水窮山盡，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無下手處、沒滋味處，切忌不可放過，正是好底消息。工夫做到這裏，忽然囫地一聲，呀，佛法原來不用問人。則撫掌一笑。」

宋居士請示。「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不可以寂默通、不可以言語道。若以有心求，則頭上安頭；若以無心會，則斬頭覓活；若以寂默通，則擔雪填井；若以語言道，則證龜成鱉。正恁麼時，畢竟作麼生？山僧不惜眉毛，為你下個註腳。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若於無字會得，許你開一隻眼；若要雙眼圓明，待案山點頭，卻向你道。」

玉泉居士看《楞嚴經》，身心不安，請示。「人生百歲七十稀，況老居士已近八旬，早晚看經持咒，或看話頭，不得十分太過。若用心太過，心反不安。從今以後，放下萬緣，一味做個無心道人，只知饑來喫飯，倦來打眠，行住坐臥，一味平常。所以古人道：『平常心是道。』老居士若會得平常心是道，盡大地是個極樂世界，則身心晏然，法法寧怙，更有何物與汝為冤為對者也？」

印月書記請示。「兩口無一舌，此是我宗旨。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又曰：『大統剛宗先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言句不透，事理不通，喚作無孔鐵鎚，流俗阿師。』古人恁麼徹困為人，後學不能向此等言句裏直下便了，終日秖向心意識邊起模畫樣，求玄覓玅，殊不知愈求愈遠、轉覓轉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向這裏直下知歸。從上此等說話是甚麼破草鞋？皆是方便語耳。且盡情拈向一邊，將自己胸襟中一段蓋天蓋地底光明用出來，方可轉三世諸佛向背後雙手叉立，歷代祖師喚來洗腳，有甚罪過？若也未得與麼地，且將無量劫

來底偷心盡情死盡，有生以來學問盡情去盡，去到無可去處、捨到無可捨處，正好看個話頭。如何是佛？乾矢橛！將此話頭頓在面前，如貓捕鼠，一時不可放過，疑將去，參將來，參得沒滋味、沒撈摸、無處下手，通身是個疑團，切切不可放過，忽然洗臉摸著鼻孔。呀！原來舌頭不出口，腳腳地上走。直饒恁麼悟去，龍山拄杖子未肯點頭在。何故？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機緣

問：「如何是龍山家風？」師曰：「當面鑼，對面鼓。」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曰：「謝師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清地濁。」「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禹力不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日往月來。」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貧未是貧。」曰：「見後如何？」師曰：「路貧愁殺人。」曰：「見與不見時如何？」師曰：「五里一墩，十里一鋪。」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念珠一百八。」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晝夜轉千回。」
僧參，師曰：「那里來？」曰：「五臺來。」師曰：「今年文殊在那一臺受供？」曰：「臺臺俱有文殊。」師曰：「不因上座，怎見文殊？」曰：「某甲不省和尚說話。」師曰：「不因文殊，怎見上座？」僧禮拜，師曰：「文殊！文殊！」曰：「切忌眼花。」師曰：「可惜錯過文殊。」
一僧入室請益，值師寫字，便作禮，師曰：「何為？」曰：「請益。」師舉筆示之，僧禮拜，師曰：「不妨伶俐。」僧擬議，師喝出。又一僧入，師亦舉筆示之，曰：「會麼？」僧喝，師曰：「不妨伶俐。」僧亦擬議，師亦喝出。師顧侍僧曰：「這兩個師僧，一人解放不解收，一人解收不解放。你還知麼？」侍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
一日，師進堂曰：「凡參禪，須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一僧出問：「秖如離了心意識，向那裏下手參？」師以竹篦地上畫一〇相曰：「揀來呈似山僧看。」僧擬議，師打曰：「這個尚且不能下手，說什離心意識參？」
一僧才禮拜，師下禪床，向僧背後立。僧才起，師喚：「闍黎！」僧便轉身，師以竹篦指禪床曰：「何不向這裏會？」僧擬開口，師

急以手掩其口曰：「住！住，切忌向這邊著倒。」
問：「如何是未生底消息？」師曰：「破草鞋。」曰：「不會。」師曰：「寧可赤腳，不著最好。」
問：「乾矢橛意旨如何？」師曰：「昨夜三更失卻舌，天明起來失卻口。」其僧有省。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師曰：「待山僧死了，燒了即向你道。」曰：「既死了燒了，還道個甚麼？」師曰：「山僧住院二十年來，不合錯為人下個註腳。」便打。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在東土，即居西天。」曰：「畢竟在甚麼處？」師曰：「明明向你道，尚且不會，何況蓋覆將來？」便打。
問：「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龜毛索子繫清風。」
問：「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語未竟，師急以手掩僧口曰：「住！住，只消念到這裏。」曰：「畢竟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劍去久矣，徒勞刻舟。」
問：「如何是未生前底消息？」師展兩手示之。旁有居士聞舉有省，士曰：「我會也。」師曰：「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士曰：「腦後眉毛拖著地。」師曰：「乾矢橛又作麼生會？」士曰：「我到這裏只得口啞。」師舉起竹篦曰：「你還識得這個麼？」士擬議，師打曰：「非惟口啞，亦在半途。」
問：「乾矢橛意旨如何？」師連頓足大叫曰：「氣急煞我！」便掀倒禪床，其僧有省。
居士問：「弟子要塑一尊無相佛，乞師下手。」師喚居士，士應諾。師曰：「塑佛已竟。」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曰：「磨與未磨相去多少？」師曰：「磨與未磨即且置，你喚甚麼作古鏡？」僧無語，師打曰：「瑕生也。」
問：「獅子哮吼時如何？」師曰：「不哮吼。」曰：「為甚麼不哮吼？」師曰：「獅若哮吼，喪你命根。」僧無語。師喚行者：「拖出這死屍去。」
問：「麻三觔意旨如何？」師曰：「石女駕鐵船，浪裏使風帆。」旁僧聞舉大悟，乃笑曰：「我會也。」師曰：「來！來！」僧近前，師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你作麼生會？」曰：「帶角猛虎出荒草。」師曰：「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奪竹篦拋向地上，拂袖便行。師曰：「直饒恁麼，更喫三十竹篦。」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底意旨？」師曰：「露柱輪拳歌雪曲。」僧有省，拂袖便行，曰：「這回瞞我不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曰：「父母未生更少甚麼？」師曰：「露柱輪拳歌雪曲聻？」僧掀倒禪床，師曰：「山僧招得。」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桑樹豬擦背。」曰：「罔明乃下方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曰：「池塘鴨洗頭。」
問：「如何是禪？」師曰：「合取狗口。」曰：「如何是道？」師曰：「一去二三里。」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上問將來。」僧擬開口，師曰：「錯。」曰：「語也未曾問，錯個甚麼？」師曰：「你適來問向上事那？」曰：「是。」師便打趁去。
問：「你也死，我也死，燒做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師曰：「趙州東壁掛葫蘆。」
問：「如何是道？」師曰：「驀直去。」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回頭轉腦。」
一日，師與慈光論最初末後句，慈曰：「如何是最初句？」師曰：「開門先要七件事。」慈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福建荔枝青州餅。」
問：「貓兒為甚愛捉老鼠？」師曰：「芭蕉聞雷開。」曰：「板鳴因甚犬吠？」師曰：「葵花向日轉。」曰：「蚯蚓為甚化為百合？」師曰：「尺長寸短。」
一僧參拜，師曰：「開口即錯，動念即乖。去此二途，速道！速道！」曰：「錯。」師曰：「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僧作禮，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師在臺山萬緣庵度夏，殿上經行。僧問：「即今殿倒也，和尚向甚處經行？」師曰：「嚇煞我。」曰：「和尚還有怖畏心麼？」師曰：「有。」曰：「如何得無去？」師就地拈一木片示之。僧曰：「和尚在此過冬麼？」師曰：「不過冬。」曰：「那裏去？」師曰：「我要朝峨嵋去。」曰：「朝峨嵋圖甚麼？」師曰：「不圖甚麼。」曰：「不圖甚麼，何用去朝？」師曰：「秖要踏破草鞋。」
一日，有兵馬過關次，一僧向師曰：「有八萬四千兵馬來拏，和尚作麼生躲避？」師曰：「不躲避。」曰：「還怕麼？」師曰：「不怕。」曰：「恁麼被他拏去。」師引頸向前曰：「請！請！」僧擬議，師呵呵大笑曰：「直須我拏你始得。」便掌。
問僧：「那裏來？」曰：「六安來。」師曰：「六安出好茶，是否？」曰：「是。」師曰：「何不將出供養老僧？」僧喝，師曰：「捨不得便休，亂叫作麼？」曰：「錯會不少。」師曰：「途中達摩大師向你道甚麼？」僧擬議，師曰：「果然錯會不少。」

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徒勞跋涉山川，須識舊時這個。」「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木馬嘶風去不向，鐵牛吸盡西江水。」「如何是行正令底句？」師曰：「八替對十三，髑髏血淋淋。」「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問：「如何是佛？」師曰：「淚出痛腸。」
五臺山有一尊宿，設十二問，請師著語。「龍泉把斷牢關，不通凡聖，為甚公然出入？」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清涼山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大智境界，為甚此中人，愚者多，智者少？」師曰：「爐韝之所多鈍鐵。」
「插箭嶺，事傳千古，嶺即不問，箭在甚麼處？」師曰：「蒼天，蒼天！」
「清涼石神用難測，為甚麼不包羅五頂，反居五頂之內？」師曰：「多少人向者裏著倒。」
「獅子窩不容異獸，為甚此問虎豹成群？」師曰：「可惜許。」
「澡浴池，凡夫塵垢理宜洗滌，彼聖童子本無淨垢，為甚隨例入浴？」師曰：「快贈他一匣肥皂。」
「獅子返躑，奮迅絕塵，為何遺跡於石？」師曰：「與天下做榜樣。」
「龍蟠樹既是龍蟠，風雨雷電時，為甚不脫然飛去？」師曰：「飛去即禍生。」
「金剛窟凡聖交參，為甚石門常閉？」師曰：「理合如是。」
「既是清涼聖境，心淨即土淨，為甚容宰殺溝？」師曰：「明眼人難瞞。」
「菩薩每念眾生，等心濟運，喇嘛具何地修行，而為菩薩頂戴？」師曰：「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不成佛，不化石，許說牛心，今牛成佛而心化石，何謂牛心？」師曰：「甕裏何曾走卻鱉？」
一日，師與丘居士論道次，士曰：「大道本無言，無言不顯道。」師曰：「如何是道？」士便喝。師曰：「這是喝，如何是道？」士默然。師曰：「何不問老僧？」士曰：「如何是道？」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士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鐵蛇鑽入金剛眼。」士復求頌，師述曰：「萬法歸一，二五成十。更問如何，西方日出？」士又問：「青州布衫重七觔，意旨如何？」師曰：「嗟陀耶娑訶。」士曰：「請和尚再示一遍。」師曰：「忘卻了也。」
居士問：「如何是弟子本分事？」師曰：「穿衣喫飯。」士曰：「不穿衣不喫飯時如何？」師曰：「白凍自餓誰憐你？」

一日，二居士齊出問話，師便打，士無語，師曰：「一箭落雙鵰。」
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山僧不辭向你道，秖恐你錯會。」曰：「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又作麼生？」師曰：「今日被你問得口啞。」曰：「速道！速道！」師和聲便打。
梁居士問：「紅爐飛片雪，意旨如何？」師曰：「有眼者見。」士請師示偈，乃述偈曰：「紅爐片雪，要見便見。擬議思量，墮坑落塹。」又曰：「紅爐片雪飛，午夜木雞啼。會得個中意，眼上兩朵眉。」
印月書記十問，請師著語。「貴莫貴乎輪王髻中珠，除卻此珠，還有高過者麼？」師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
「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因甚如來會底，迦葉會不得？」師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東土宗旨，建自達磨。達磨未來東土以前，還有成佛人也無？」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
「常啼菩薩呼賣心肝，設若無心肝，又賣個甚麼？」師曰：「河裏無魚市上有。」
「大鑑一字不識，因甚大庾嶺親書老盧到此？」師曰：「耑為流通。」
「溈山撥火悟道，今人全身在火裏，因甚不悟？」師曰：「秖為全身在火裏。」
「有人有影，人行影隨。既然相隨，因甚踏不著？」師曰：「踏著禍生。」
「我宗無語句。諸上公案，是有語，是無語？」師曰：「野狐見解。」
「鑿破心中心，生滅兩俱亡。不知此外還有進步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
「這一著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滿口道不出。既道不出，將甚麼喚作這一著子？」師曰：「老僧卻疑。」曰：「學人疑此事未明，和尚乃了事之人，還疑個甚麼？」師曰：「老僧不疑，端的向你道了也。」
師一日下堂，值止靜次，乃巡香一匝，有燈九盞，一齊吹滅八盞。至佛前，高聲叫曰：「大眾！連這一盞也不消得。」便吹滅，歸方丈。
師下堂，乃喝一喝，顧左右曰：「山僧這一喝落在甚麼處？」一眾無語。師才坐，一僧出，師便展兩手曰：「咦！」僧無語，師便打退。又一僧出，師曰：「如何是你本分事？」曰：「腳底兩莖

眉。」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不如你。」

問：「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僧禮拜，師曰：「盞子撲落地，為甚碟子成七片？」曰：「不會。」師曰：「可惜許！」

一僧參南泉斬貓公案，上方丈呈見解，語未竟，被師痛罵。僧出復入，作禮曰：「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僧便出，師隨下堂，喚適上方丈問話僧來。僧出，師曰：「道得即放過你，道不得痛與一頓。」僧擬進語，師便打，僧無語，師亂棒打退，僧椿立。復示頌曰：「南泉斬貓，朝打三千。趙州救貓，暮打八百。東西兩堂首座，可為人天眼目。此語有負門，具眼者一笑一哭。」又曰：「把定乾坤皆失色，放開瓦礫也生輝。直饒救得貓兒活，平地無端起骨堆。」

一日，有醫士跪師前涕泣。師曰：「何為？」士曰：「求道。」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愈求愈遠，轉覓轉疏。」士曰：「若不苦求，弟子不知。」師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士曰：「畢竟如何是道？」師曰：「道無畢竟，道無如何。」士曰：「如師之指示，越發摸索不著。」師曰：「你是大醫麼？」士曰：「不敢。」師曰：「甘草甜，黃連苦。」士曰：「這個弟子豈有不知？」師曰：「你特煞伶俐，道自遠矣。」

一居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石頭土塊。」士曰：「此意如何？」師曰：「長江水上波。」士曰：「如何是長江水上波？」師曰：「險。」士無語。師曰：「者俗漢沒頭浸煞了也。」

一居士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

一日，師下堂曰：「參禪須要大死一番始得。若要大死，捏起拳頭，挺起脊梁，看個話頭，看到沒滋味，沒撈摸，無天無地，無人無我，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無一法可當情。」語未竟，一居士出，拈起苕帚曰：「和尚怎奈這個何？」師曰：「這個是甚麼？」士便放下苕帚。師曰：「拈起放下則且置，秖如念佛底是誰？」士以手作摩頂勢。師曰：「死了燒了，向甚處安身立命？」士便遶一匝歸位。師笑曰：「情知你弄精魂。」

雷居士問金剛科儀曰：「世尊未舉以前薦得，猶且不堪開口。以後承當，自救不了。請問和尚，此意如何？」師曰：「待綿山點頭，即向你道。」曰：「工夫如何做？」師曰：「但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如何是見性明心之旨？」師曰：「快煎茶來，與雷居士喫。」曰：「這莫便是麼？」師曰：「冷水要人挑，熱水要人燒。」

一日，眾居士送亡歸，禮謝。師曰：「正恁麼時，且道亡靈向甚麼處去也？」士便喝。師曰：「快點茶來。」士無語。師曰：「伏惟尚饗。」師別問一居士：「你試道看。」士曰：「不向和尚道。」師曰：「為甚麼不向山僧道？」士曰：「弟子喫茶忙。」師曰：「何得向茶盞裏躲跟？」

一日，師與客僧喫茶次，曰：「某甲住底是個小道場，莫好供養送和尚，反來叨擾。」李居士曰：「道場無小大，須要識得真道場始得。」僧無語。師問李居士曰：「如何是你底真道場？」士便拈箸豎起。師曰：「這個猶是假道場，如何是真道場？」士曰：「弟子到這裏，不敢妄通消息。」師曰：「大似持缽不得，詐道不饑。」

梁中斗居士問：「雲門三句還許弟子請益也無？」師曰：「一任，一任。」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金烏趕玉兔。」「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下卻斗門通底閘，更無一滴到黃河。」「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頭頂天，腳踏地。」士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曰：「是何言歟？」士曰：「世人有病向醫王求醫，醫王有病向甚麼人求醫？」師曰：「確。」士曰：「未在，更道。」師笑曰：「你不肯老僧那？」士亦笑。

有一居士參三不是，久未契，偶於五月望日有省，衝口作偈，呈師求證：「昨日十四，今朝十五，雲散水流，石女起舞。」師閱竟，隨示一偈曰：「昨日十四，今朝十五，露柱懷胎，燈籠起舞。天明生個白頭翁，囚地一聲喪卻母。咦！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一僧參，問：「那裏來？」曰：「這裏來。」師打，僧便喝。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容你撒潑？」僧又喝，師復打。曰：「知而故犯，情理難容。」

問：「離卻見聞覺知，請師道。」師下禪床把住曰：「離卻見聞覺知，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托開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來。」師曰：「曾見文殊麼？」曰：「曾見文殊。」師曰：「文殊向你道甚麼？」曰：「教某甲向和尚說，逢人不得亂統。」師低頭歸方丈。詰旦，師喚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僧到禮拜，師曰：「昨日公案未圓，山僧休去。今日又作麼生？」僧無語，師直打出方丈。

問：「大道本無二，又道念佛底是誰？且道是一是二？」師曰：「橫拖鐵牛耕石地。」曰：「趙州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倒騎水馬下汾陽。」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繡花針削鐵十兩。」曰：「意旨如何？」師曰：「鷺鷥腿割肉三觔。」

問：「偷心死盡時如何？」師曰：「大地草漫漫。」曰：「偷心不死時如何？」師曰：「大地草漫漫。」曰：「和尚者兩語，有階級？無階級？」師曰：「有階級無階級。」
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且道是個甚麼？」師曰：「是個孟八郎漢。」曰：「和尚也只如此。」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問：「心如木石時，與道相去幾何？」師曰：「湖之南，潭之北。」曰：「畢竟喚甚麼作禪道佛法？」師曰：「爛木頭。」曰：「一切總不得，請和尚直指。」師以手搔頭曰：「髮長雖省帽，風屑癢難熬。」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更親切。」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意旨？」師曰：「石女拭琴月下彈。」
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粗鹽顆顆大，細雨點點微。」曰：「學人問第一義。」師曰：「彭祖年高八百歲。」
師下堂，值眾經行次，以竹篦約曰：「住！住！」眾乃住。師曰：「為甚達磨入你眼睛，釋迦鑽你鼻孔？你知麼？」一眾無語。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道龍山拖泥帶水為人好。」拽竹篦歸方丈。
問：「心生則種種法生，且道心從何處生？」師曰：「魚行水濁。」曰：「心滅則種種法滅，且道此心滅向何處去？」師曰：「鳥飛毛落。」曰：「秖如心未生時，是何境界？」師曰：「馬蹄囫圇牛蹄破。」曰：「畢竟喚甚麼作心？」師曰：「終不敢頭上安頭。」
問：「如何是陰陽主？」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能語。」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風行草偃。」曰：「既為大善知識，因何殺心不除？」師曰：「非公境界。」
一日，祥瑞禪人舉：「憨山大師住獅子庵時，因送朱太史至三門，見犬繩繫踞地，太史指犬謂大師曰：『為甚金毛獅子變作狗？』大師曰：『秖為多開口。』」師曰：「我當時若在，不恁麼道。」梁居士曰：「請和尚道看。」師曰：「雖然是狗，善能咬人。」梁拊掌稱善。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土塊好打刀。」曰：「念佛底是誰？」師曰：「一雙不是兩個。」
一日，師聞爆竹聲，曰：「好個西來意，可惜無人會。」一僧曰：「少賣弄。」師曰：「蒼天中更加冤苦。」
問：「如何是句？」師曰：「風吹雨灑。」曰：「如何是意？」師曰：「日曬火燒。」曰：「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水淹螃

蟹。」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日出家家曉。」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朽木蓋華堂。」

問：「無夢無想，正睡著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師震威一喝，僧罔措。師打曰：「開眼說夢漢。」

問：「如何是佛？」師曰：「西風過耳如刀割。」曰：「不會。」師曰：「來朝定有霜如雪。」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窮不捨命。」曰：「罔明菩薩為甚出得？」師曰：「富不捨財。」

一日，師下堂，值眾經行次，乃以竹篦約曰：「住！住！」眾齊住。師曰：「山僧欲與諸人道一句子，又恐畫蛇添足。」遂擲下竹篦，便出堂。

師過汾陽，遊甘露泉，問住持乞水嘗。住持曰：「此水苦，喫不得。」師曰：「既是甘露泉，為甚反苦？」住持無語。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剎竿頭上煎餶飿子。」曰：「進後如何？」師擒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托開曰：「原來賺我。」

問：「離心意識作麼生參？」師曰：「蘇嚧蘇嚧嗍唎嗍唎。」曰：「不會。」師曰：「大悲咒也不會。」便打。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不萌枝結無花果。」次日，僧問曰：「昨蒙和尚答某甲語曰：『不萌枝結無花果。』此意如何？」師曰：「昨日無此語，莫謗山僧好。」

一僧呈麻三觔頌，師不肯。僧請師頌，乃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并產完公，大憑大據。且道喚甚麼作大憑據？恐後無憑，以此存照。」

中斗梁居士屢至山問道，師特過榆楊奉謁，士因呈數十年用心之苦，方有所得。師曰：「且將居士從前所見所得盡情拈向一邊，秖如睡醒還得一如否？」士愕然曰：「和尚正爬著我底癢處，到這裏卻去不得。」師曰：「睡醒既不得一如，生死又焉得一如？生死既不得一如，至如逆順境緣到來，自然被他轉換，不得自由自在也。向來於心意識邊暫時所得底，於生死頭邊還用得著麼？」士曰：「自今而後，為門下弟子終不敢自欺自瞞也。」

梁居士臨辭，相約師回南之楚。士固留山庵過夏，每日與師論從上公案。師曰：「未在。」士曰：「我所見者，於本分中並沒有甚麼奇特，秖是一味平常。為甚和尚不肯我者，何也？」師曰：「汝但無事紛擾，心中甚平怗。纔有事來，便不平怗也。凡有一則淆訛公案，到汝面前使去不得。也有說得著底，也有說不著底，安得謂之無事？謂之平怗者乎？」乃以無夢無想話深錐痛拶。士說道理，師曰：「秖如牛過窗櫺，貓兒捉老鼠，試下語看。」皆不契。士從此

大起疑情，念念不去，寢食俱忘。一日，與師言及大隨以履覆龜話大段，大隨作怪，換人眼珠，乞師頌。師隨述曰：「天下眾生皮包骨，此個烏龜骨裏皮。老婆原是女人做，說與禪人更莫疑。」士恍然，謂師曰：「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正睡著時，原來是這個道理。至於正睡著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弟子到這裏，卻過去不得，無處下手。」師曰：「汝到這裏，過去不得，無下手時，是何道理？」士擬議，師震威一喝，便歸方丈。士當下有省，即呈偈曰：「一喝分明拂袖歸，無心用處早成非。欲知個裏真消息，石女生兒木馬嘶。」師閱偈，笑曰：「山僧今日為汝助喜。」乃設六問驗之。士曰：「面目雖殊，其旨則一。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述偈贊曰：「善哉梁公，離情絕見。三十年來，打成一片。絕後再甦，冷灰發焰。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咦！橄欖葉放夜叉頭，芍藥花開菩薩面。」

問：「文殊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東瓜直儱侗。」曰：「罔明菩薩因甚出得？」師曰：「瓠子曲彎彎。」

問：「喚作竹篦則觸時如何？」師曰：「左眼八兩。」曰：「不喚作竹篦則背時如何？」師曰：「右眼半觔。」曰：「不得有語時如何？」師曰：「三觔四十八兩。」曰：「不得無語時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僧擬進語，師直打退。

問：「麻三觔意旨如何？」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僧作禮，師曰：「會得禮拜？不會禮拜？」僧擬議，師曰：「將謂我孤負汝，卻是汝孤負我。」便打。

問：「承師有言：『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秖如心意識凡聖二路作麼生離？」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語未竟，師曰：「住！住！秖消念到這裏。」僧擬議，師打曰：「拋卻甜桃子，沿山摘醋梨。」

師隨眾喫，放參竟，師喚僧來，僧出侍立，師即吹滅一燈。僧曰：「此意如何？」師曰：「莫向那邊會。」僧曰：「欲向那邊會時如何？」師打曰：「不快漆桶。」

問：「澄潭月朗，為甚麼不徹底掀翻？」師曰：「你試掀翻看。」

僧便喝，師作此  相，僧擬議，師曰：「莫妄想。」

一僧才出，師進前曰：「三個孩兒打花鼓，好大哥，休來攔我毬門路。」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字如蘭，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荊棘遠無刺，芝蘭近有香。」

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師曰：「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僧作禮，起曰：「某甲不會。」師打曰：「瞌睡猶未醒在。」

師下堂茶罷，乃喚行茶僧。僧近前，師覆卻茶鐘。僧禮拜，師曰：「不得作佛法會，你作麼生會？」僧忙然，師曰：「卻是山僧罪過。」

師因病次，偶出方丈，遇一老宿。宿曰：「和尚安否？」師曰：「安。」宿曰：「和尚不要動煩惱，常要歡喜，貴恙就好了。」師曰：「我也不歡喜，也不煩惱。」宿曰：「這是大和尚底境界。」師厲色曰：「你來為甚偷常住果子喫？」老宿踧踖而退。師大笑，歸方丈。

新到僧參，問：「文殊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兵來將攩。」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水來土掩。」曰：「某甲不會。」師示一頌曰：「兵來將攩，水來土掩。羅剎夜叉，神頭鬼臉。」

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曰：「石壓筍斜出。」「如何是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懸崖花倒生。」「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雲開日出。」「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雨過苔青。」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無？」師曰：「石人撫掌笑呵呵。」

本空問：「去卻即今言句，乞指本來性空。」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是空？」師曰：「你問我覓。」曰：「乞師垂示。」師示偈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其？妄外迷源，秖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又曰：「心不自心，性不自性。心性齊彰，誰體誰用？是源源迷，非源誰洞？老倒本空，夢中說夢。」

問：「文殊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巢知風。」師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穴知雨。」乃示頌曰：「巢知風，穴知雨，直下薦得，未可相許。既然薦得，為甚麼不相許？咄！若到諸方，但恁麼舉。」

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繼住龍山華嚴院嗣法門人行悟等編次

拈古

釋迦降生至雲門偃曰天下太平。

拈曰：「黃面小不識羞，韶陽老不知醜。直饒棒頭有眼，也是劍去刻舟。」

世尊睹明星悟道至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拈曰：「世尊未睹明星，眼光爍破四天下；已睹明星，瞎卻一雙眸。直饒恁麼，猶欠悟在。龍山與麼批判，還有旁不甘底為瞿曇作主者麼？有，則一棒打破你腦蓋。何故？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致太平。」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拈曰：「世尊陞座，旁觀者清；文殊白椎，當局者迷。世尊便下座，也是忍氣吞聲。雖然如是，還知世尊與文殊靴裏動指頭落處麼？秖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世尊因普眼菩薩見普賢不可得，至空中乘六牙白象。

拈曰：「普眼遍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了不可得，殊不知普賢在普眼鼻孔裏，普眼纔起，見普賢在空中，且道是普賢不是普賢？龍山要將三大老縛作一束，拋向諸人面前，諸人還見麼？咄！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至那一通你問我。

拈曰：「仙人問得甚好，黃面答得更奇。且道仙人會不會？今有一等弄泥團漢，向世尊一呼一諾處，會那一通，也是鐵做面皮；要會那一通，驢年去。」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至罔知生處。

拈曰：「諸人盡道耆婆罔知生處，殊不知世尊被耆婆熱瞞。且道第三髑髏畢竟生在甚麼處？天堂不收，地獄不管，東家作牛，西家作馬。」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請世尊說法，至不為二乘聲聞說法。

拈曰：「額頭汗出，口裏膠生。會中有二比丘犯律，家醜不可外揚，誓不為二乘人說法，也是枷上重著杻。」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至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拈曰：「帝釋散花，清酒紅人面；賢女索物，財帛動人心。仔細檢點將來，二俱一坑埋卻。世尊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

阿羅漢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即且置，秖如世尊還解此義麼？咄！切忌開眼說夢。」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至如良馬見鞭影而行。

拈曰：「世尊有起死回生之金舟，正是遇斯等人反成毒藥，引得後代兒孫向世尊良久處起模畫樣。雖然，畢竟外道見個甚麼道理便悟去？切忌向世尊良久處會。」

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佛左降二鐵圍山。

拈曰：「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左降。二鐵圍山且從，秖如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人、阿修羅、地獄、鬼、畜生，一時齊起佛見、法見，世尊又如何施設？阿呵呵！哩囉哩！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至罔明彈指，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拈曰：「這則公案，諸方拈提者極多，儱侗者亦不少。今時杜撰卜度者更甚，皆已眼未開，奚能知此落處？然則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世出世間，一草一木，無不自然之理。所以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一絲毫也那移他不得。何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楞嚴經》曰：若以能推至認賊為子。

拈曰：「世尊恁麼道，芭蕉聞雷開。龍濟恁麼道，葵花向日轉。是與不是，拈向一邊。且道喚甚麼作心？年年清明節，處處烈紙錢。」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至何以教我入門。

拈曰：「這則公案，諸方盡向門裏門外商量，大似鄭州出曹門，遠之遠矣。殊不知，世尊意不在言，文殊來機亦赴。諸仁者！若要親見世尊與文殊底落處，且向三叉路口等個人來，自然向你道破。」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至誰是彌勒？

拈曰：「舍利弗恁麼問，須菩提恁麼答，各與三十棒。彌勒大士恁麼道，正好貶向無生國裏。且道三大老過在甚麼處？不妨檢點看。直饒檢點得出，也好與三十棒。何故？不見道：明珠在掌，有功者賞。」

頌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口勞刀，禍福無門惟自招，引得雲門施毒手，至今遍地血腥臊。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世尊纔陞座，文殊便白椎，一等沒絃琴，千古令人疑。

女子出定。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果結樹頭，花開碓嘴。罔明文殊，高山海底，舉似諸方，分明記取。

瞿曇女子，雙明雙暗。罔明文殊，同生同死。咄！昨日西園種黃瓜，今朝東圃栽茄子。

殃崛產難。

豆子山頭打瓦鼓，但看來年五月五。赤口白舌盡消除，不必門前懸艾虎。懸艾虎，處處龍舟競出舞。

賡額屠兒。

日殺牛羊真是佛，屠刀放下隔天涯，更言我是千佛數，惹得瞿曇亂撒沙。

世尊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已竟。」便下座。

世尊陞座，迦葉白椎。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末後道個說法已竟，也是鐵作面皮。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也。」

作賊怕拷，欠債怕討，臨末稍頭，漏逗不少。

無夢無想。

夜長好打睡，床短難展腿。三更夢入兜率宮，醒來還在被窩裏。

有角泥牛耕世界，無鞍木馬走東西，夜來烏雞誰捉去，天明石女趕黃鸝。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一喝元無縫罅，忤逆聞雷害怕。堪笑黃蘗太無端，吐舌翻成話杷。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都來是錯。雨過苔青，雲開日灼。

趙州勘婆子。

婆子指路，口能招禍；趙州勘破，賊身已露。

覿面勘破婆子，腦後笑煞旁觀，三家村裏折本，土地堂中放憨。

寶壽在市立，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曰：「你恁麼無面目。」聞之忽然大悟。

一拳打破鼻孔，將相本來無種，擔了一擔精金，換他一堆骨董。

寶壽陞座，三聖推出一僧。

三聖推僧，寶壽便打。戲法無真，黃金無假。瞎卻鎮州一城人，笑殺東村王大姐。

趙州勘二庵主。

抬捺由來作者知，個中一字兩頭垂，分明毒藥醍醐句，驗盡諸方老古錐。

竹篦子。

羅紋結角眼麻迷，遍地刀鎗覿面揮，水洩不通凡聖絕，無毛鷂子撲天飛。

不觸不背，依然犯諱，擬議思量，髑髏粉碎。

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三千里外，且莫錯舉。

速道！速道！開口便打，眼目定動，可知禮也。

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

常州有，蘇州有，七個銅錢買一斗。歸來煮了半大鍋，十人喫了九人嘔。咦！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善道禪師與仰山翫月次，山問：「這個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善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崖曰：「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曰：「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尖時任他尖，圓時任他圓，互相更忉怛，諸師總杜田。

文殊菩薩命善財採藥，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度於文殊。文殊接得，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採藥須眼便，用藥手更精。直饒手精眼便，也是刺腦入膠盆。

那吒太子析骨肉還父母。

骨肉齊分事已彰，現身說法太郎當，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袖破露出兩肘，烹了一壺醶茶，邀賓來飲好酒。

我腳何似驢腳，舉步何曾踏著，但看初八廿三，大地百川潮落。

人人有個生緣，家家鹽鹹醋酸，拈起三片好瓦，放下卻是碌磚。

玄沙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靈雲見桃花，眼睛齊突出，堪笑謝三郎，虛空裏揣骨。

玄要。

第一玄，寒時普天寒，江湖都凍徹，斷絕渡人船。

第二玄，熱時普天熱，石女唱巴歌，得頭腦裂。

第三玄，乾坤掌上安，拈來只一撮，盲龜何處看。

第一要，江南三月鷓鴣叫，路上拾得死貓頭，分文不直人人笑。

第二要，出入無門不上道，三叉路口賣餈糕，鬧市街前安屎窖。

第三要，寶劍逢人不出鞘，袖裏金鎚覿面揮，鐵額銅頭皆失照。

四科揀。

奪人不奪境，朔風吹面冷，寒梅帶雪開，明月移花影。

奪境不奪人，白雲鎖柴門，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人境兩俱奪，須彌撚為末，撒出遍三千，收來只一撮。
人境俱不奪，飯罷了洗缽，水上按葫蘆，動著活潑潑。

萬法歸一。

萬法歸一一歸何，風吹石臼念摩訶，趙州飯罷洗缽去，怎似南泉打破鍋。

倩女離魂，那個是真？

天清地濁，堆山積嶽。初八廿三，百川潮落，兩個泥牛鬥入海。
錯！錯！

賓主句。

賓主纔分絕顢頇，君臣合處有多般，一毛頭上三千界，百億須彌納芥寬。

丹霞燒木佛。

丹霞天寒燒木佛，院主無事墮眉鬚，萬丈崖前三角石，五老峰頭頂太虛。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驀地高拈一朵花，破顏微笑已千差，直饒親受如來付，遺害兒孫眼著沙。

別破蘊和尚頌十二則。

菩提無樹風幡話。

菩提無樹鏡非臺，萬丈洪波就地來，風幡不動人心動，殃及兒孫被活埋。

萬法歸一，青州布衫。

萬法歸一一也非，爛卻東鄰甕裏虀，七觔衫子當面擲，平地無端起骨堆。

趙州親見南泉，鎮州蘿蔔。

趙州親見南泉，鎮州出大蘿蔔，兩個啞子相逢，攜手牽南拽北。咄咄咄！

迦葉倒卻門前剎竿。

兄呼弟應實堪憐，剎竿倒卻費周旋，直饒深領師兄意，也是無端鼻孔穿。

趙州庭前柏樹子。

庭前柏子西來意，殿後枯樁喚甚麼？趙州古佛口門窄，唱出唐言梵語何。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

老母不欲見同生，珊瑚枝上月偏明，十指掌中皆是佛，跳入黃河洗不清。

婆子燒庵。

把定乾坤皆失色，放行枯木也花生，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

趙州使得十二時辰。

一拶無端起迅雷，箭鋒相拄電星飛，世間多少癡禪客，十二時辰使殺伊。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

八面旌旗不透風，風行草偃建奇功，為報將軍休輕躁，兵隨印轉辨來風。

馬祖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佛陀耶，自古風流出當家，落花臺上重鋪錦，瑪瑙街前布赤沙。

婆子請趙州轉藏。

趙州不善了殘經，月下深沙努眼睛，若教全轉如來藏，彌勒重來也不能。

僧問雲門：「殺佛殺祖？」

雲門老漢舌頭長，遍界明明不覆藏，月落三更穿市過，出水紅蓮戴露香。

僧問：「大顛擯首座，意旨如何？」師曰：「不圖打草，只要驚蛇。」曰：「首座有過無過？」師曰：「坐的看立的。」曰：「不會。」

首座不遷怒，大顛不二過。一個黑漆桶，雙槌打不破。直饒打得破，填溝塞壑去。

僧參本來面目公案，工夫至一念不生，上方丈白師曰：「一念不生時，莫是某甲本來面目麼？」師不答，僧罔措。

一念不生猶是隔，三心才兆已千差，根塵識盡離窠臼，臘去春來處處花。

一僧參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

不思善，不思惡，兩個泥牛鬬鬥角。錯錯，初八廿三，百川潮落。不思惡，不思善，陝府鐵牛騎佛殿。夜來一陣秋風起，庭前落葉兩三片。

經題。

以不以，八不八，一切魔王都嚇煞。不但波旬不相知，縱然諸佛也疑著。

垂示

師室中嘗設六問，以驗學者。

木能生火，為甚麼又怕火燒？

火能燒一切物，為甚麼不能燒空？
水能淹一切物，為甚麼不能淹風？
地輪依水輪，土塊落水，為甚麼又沉？
風輪無相，為甚麼能使水興波作浪？
四性生剋互用，不即不離，為甚麼水火不仝器？
汝等諸人若能於此六問著語親切，許你能轉地水火風。若不然者，定被地水火風所轉。
師室中嘗設三關接人：一、瞿曇出世，大地人喚他作佛。未出世時，喚他作甚麼？一、後至雪山，端坐六年，睹明星，忽然大悟。今人夜夜見星，因甚不悟？一、此事不可以見聞覺知。離卻見聞覺知，且道喚甚麼作此事？

座銘

師因事室中，書座銘十二則。
不得是己非人，不可得利失義。是我者不得忻，非我者不得惡。參而有得，不可自狂；學而有得，不可自滿。寧可行到而言不到，不可言到而行不到。得富貴而不可奢華，遇寒苦而不可失志。身不可一時不端莊，心不可一刻不誠實。

像贊

海上觀音

頭頂太虛空，目觀大海水。十方世界中，無物能堪比。一片大悲心，萬德圓融體。不是吳道子，誰能親見你。且將高掛畫堂中，一任眾生勤瞻禮。

達磨

折蘆渡江小人氣，隻履西歸孩兒戲。少室崖前坐九年，贏得神光一隻臂。咄！得便宜處失便宜，後代兒孫受你累。
又
折蘆渡江，恁麼來也大險；隻履西歸，恁麼去也大異。少室峰前坐九年，真耐煩；贏得神光一隻臂，真法器。擬問更是誰？不敢犯爺諱。

布袋和尚

這個胖漢，誰不願見。滿面春風，笑裏思算。若問渠家兜率內院，直饒恁麼出頭露面來，龍山也只肯你一半。若要全肯，打開布袋頭看。

雲慈上人

其慈如雲，巍巍獨坐。佛來魔來，一齊勘破。喚作雲慈，早已話墮。不喚雲慈，當面錯過。畢竟喚作甚麼？咦，雨過苔青，雲開月露。

明空禪德

真在人在，有眼者見。面目分明，晴空掣電。非真非空，日面月面。要知這漢行藏，石火光中急薦。若不薦，燒上一炷好香，為君聊通一線。

太原千壽寺震化鑑和尚

這個老滑錐，出世人罕見。入水不動波，揮空不用劍。佛來與魔來，一一開方便。放下兔角杖，拈起犀牛扇。擬問更是誰，驀面飛閃電。

雜錄

送天生老人住老君觀

天生老漢，住老君觀。有德有行，無思無算。一句彌陀，晝夜不斷。兩輪日月並明，一則現成公案。

壽龍泉關主人

纔出娘胎便露醜，翻身解作獅子吼，曾向蓬萊走一遭，八洞神仙齊稽首。清涼山裏逗真機，龍泉關上施玅手，有人問君壽幾何？拈起須彌掛北斗。

過榆林無定河遊萬佛洞

奇哉大石窟，空空無一物。千尊與萬尊，盡從此中出。若住此窟中，我能包萬佛。若出此窟外，萬佛不我怪。不住不出作麼生，大地漫漫雲一塊。

偶感

無為無事事偏彰，寶月光寒秋夜霜，籬邊拾得一莖草，殺活齊施孰敢當？
有為有事事事了，衣裏明珠休外討，無端拋向萬山頭，大地山河明皎皎。

和古德念珠韻

有念是珠轉佛，無念是佛轉珠，坐斷有無二念，大地無不是渠。

示電機禪人

今時休住足，劫外莫藏身，珊瑚枝上月，獨照夜行人。

示彥其禪人

但盡凡情無聖見，若存聖見即凡情，聖見凡情都坐斷，嘶風木馬火中行。

別寒山偈

吾心似太虛，無欠亦無餘，有時用得著，水到便成渠。

師退普通，過龍山華嚴庵，見山林幽邃而喜之

腳尖踢出五須彌，獨有龍山世所希，八面紅塵飛不上，此山正好道人棲。

示榆林梁居士

自從一見梁公後，半個疑團咬不開，橫切清風煎雪餅，豎披明月煮青苔。虛空背上安寶座，白雲影裏待公來，和盤托出泥牛角，覿面相呈腦後腮。

偶言

生人物者天，長人物者地，於中無人物，奚見有天地？

淨土五首

一句彌陀大法王，遍界明明不覆藏，見色聞聲親薦取，魚盆肉案總西方。
一句彌陀念不差，山河大地現曇華，正眼觀來無一物，電光影裏露些些。
一句彌陀向上關，亦非風動亦非幡，三叉路口逢人笑，五花貓子面門。
一句彌陀念不休，龜毛絞索鎖猿猴，果然鎖得猿猴住，放去收來得自由。
一句彌陀念到家，步步西方路不差，在處無非極樂國，隨身總是玅蓮花。

山居律二首

不求成佛不求仙，結個茅庵且度年，倦去崖前蹺腳睡，醒來樹下打鞦韆。渴烹溪水香偏美，饑食松花味更鮮，記得古人曾有語，臥雲深處不朝天。
得休休處且休休，深山窮谷度春秋，閒臨綠水鑑鬚髮，旋掃黃英煮芋頭。最惜雨蘭群鹿喫，猶嫌霜栗眾猿偷，有人問我西來意，曳起拳頭劈面毆。

山居絕句六首

道人行履愛居山，柴扉無鎖白雲拴，日高三丈蒙頭睡，何勞更透祖師關。
山中獨出絕人來，竹徑柴門長綠苔，西籬菊綻知秋去，東院梅開報春回。
扶桑日出海門東，老衲山居睡正濃，籬外遊人敲竹戶，醒來何處打齋鐘。
山居不用蓋亭庵，亂峰堆裏石頭龕，出入無門雲作戶，肯將閒口為人談。
山居奚必蓋茅棚，自有崖龕四壁通，半卷消閒經未了，一輪明月到天中。

山居老衲萬緣空，日上三竿不打鐘，飯飽黃蘆眠石上，夢遊兜率內天宮。

偶成

日落西山後，愁人睡不安，獨有閒衲子，一覺日三竿。

四威儀

山中行，腳瘦鞋寬路不平，扶笻摸石過懸崖，獨立峰前嘯月明。
山中住，少見人來多兄樹，百鳥枝頭語若雷，石女崖前毛卓豎。
山中坐，年深不覺蒲團破，絕後甦來不自欺，混雨和雲隨著過。
山中臥，石窟無床草打鋪，日高三丈嬾翻身，籬外遊人敲竹戶。

因事偶感

天地一間屋，日月兩盞燈，門戶雖然小，無才不易撐。

佛事

通慧師侄火。「今朝二十七，通慧大事畢，拈起火把子，煉出黃金骨。黃金骨即且置，畢竟向甚處安身立命？」遂擲下火炬，曰：「燄中鐵馬產嬰兒，白髮絲絲吐皎月。」
為師祖掃塔設供。「生也不曾見祖生，老也不曾見祖老，恁麼親見老翁心，珊瑚枝上日杲杲。莫謂不肖孫來遲，卻是師翁去太早。德楷到這裏，通身是手，草不能芟；遍身是手，塔不能掃。草既不能芟，塔又不能掃，秖如報恩一句又作麼生？」以雙手拈香至頂上，作了角童勢，旋一匝，復作女人拜，曰：「碎剪白雲當茗香，大地漫漫煙繚繞。」便燒。
復為通慧師侄入塔。「纔為師翁掃塔，水向春生。又送師侄入塔，水歸東旺。即此兩重公案，不須起模畫樣。」遂下骨襯。
為清涼上人火。乃拈火炬打〇相，曰：「會麼？若於此會得，方知昔日生也不曾生，今朝死也不曾死，截斷生死關，蟭螟竭海水，百年三萬六千朝，家家門前火把子。」喝一喝，擲炬。
澄明大德火。「生有辰，死有日，生鐵秤錘原是鐵。燈籠緣壁上天台，露柱天明吞杲日。」乃喝一喝，曰：「紅爐燄裏一片雪。」擲下炬。

徒行珍火。師拈炬曰：「來無一物去也空，來去明明不露蹤。石女拋梭機軋軋，木人打鼓韻鼕鼕。正恁麼時，且道我徒還聞麼？」便下炬曰：「直饒翻轉面皮去，不若與伊脫臭衫。」

瑞林禪師火。「一向水是你挑、茶是你燒，一步兩個腳跡，切忌照顧驢腰。而今水也不挑、茶也不燒，識得神通并玅用，搬柴運水自逍遙。這是你的日用三昧，即今又作麼生？」喝一喝，曰：「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銷。」乃下炬。

新建普同塔為眾亡僧入塔。「新建普同，舊化靈骨，塔戶大開，從這裏入。且道入後如何？大家相對嘴盧都，終日談玄無法說。」

行虔徒火。「恁麼來，燈籠夜半上天台；恁麼去，露柱天明毛卓豎。且道不來不去又作麼生？」良久，擲下炬，曰：「烈燄光中一朵蓮，無鞍木馬嘶風去。」

入塔。曰：「藏身處沒蹤跡，六六三十六。沒蹤跡處莫藏身，九九八十一。」喝一喝曰：「識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

為天澤律師塔前設供。「這個天澤師，向來不相識。今朝始覿面，豈借他人力？既不借他人力，如何是相見一句？」良久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道生禪人入塔。「君子務本，本立道生。撒手懸崖，始見本真。」遂提起骨襯曰：「本真已現，道生在甚麼處？」乃送下曰：「切莫打作兩橛。」

月輝禪人火。「爾遺常住十兩金，我送闍黎一把火，勝熱門中識得渠，烈燄光中誰是我？咄！莫亂走。」擲下炬。

入塔。「有佛處不得住，天曉鐵牛耕世界；無佛處急走過，夜深木馬上須彌。正恁麼時，且道無縫塔門在甚麼處？」拈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便送入。

喇嘛火。師曰：「生在臨洮府，死歸陽曲縣。坐斷生死關，直下急須薦。五老峰頭浪潑天，大冶紅爐飛雪片。正恁麼時，如何是你轉身一句？」乃攛下炬曰：「夜半太陽輝，明星當午現。」

入塔。乃揮拂子，曰：「來也有因，去也有緣。因緣會遇，豈非偶然？」遂下骨袋，曰：「無根樹下由伊坐，瑪瑙街前不許行。」

松林禪人秉炬。「一塵才起，大地全收。一葉墮地，天下皆秋。」喝一喝曰：「家家門前火把子，體露金風夜不收。」下炬。

圓明上人秉炬。乃以炬畫一畫，曰：「識得一，萬事畢。直下掀翻生死關，佛與眾生如電掣。倒騎木馬火中行，看取一具金剛骨。」便下炬。

止谷禪宿請為二親入塔。乃揮拂子曰：「生無所從，滅無所去。生滅去來，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畢竟歸於何處？」良久，「不

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以拂子作○相曰：「如是，如是。」乃下靈骨。
嬾谷大師入塔。「生也不道錯，死也不道錯。卻有一錯，如天普蓋；更有一錯，似地擎山；到底一錯，玉潤珠輝，風高月冷。嬾谷大師到這裏如何甄別？」良久，曰：「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
劍崖大師封龕。乃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上下無遮護，朵朵白雲屯。」遂封。
起龕。「南北三千里，我特來送你。相逢非偶然，須識佛性意。秖如即今起程一句又作麼生？」乃卓拄杖曰：「虎嘯風生，龍行雲起。」
秉炬。「天然會裏拾得明珠，華林座前無人酬價。顯則光含十虛，隱即難描難邈。不必步步價高，且請和盤放下。不放下，留取人間光照夜。」下炬。
入塔。拈拂子畫此○相曰：「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復畫此○相曰：「我劍兄試道看，直饒道得，猶是最初句。如何是末後句？」又畫此●相曰：「明眼人前三尺暗，折合還歸炭裏坐。」乃送入骨襯。
燦雲禪師火。「死有日，甕裏何曾走卻鱉；生有時，踏著秤錘硬似鐵。生死有無兩重關，一條鐵蛇鑽不入。鑽得入，火裏蓮開香習習。」擲下炬。
碧水禪人火。「我無情，渠有義，相隨二八秋，從來不觸諱。頭頂天，腳踏地，眉毛眼上橫，鼻孔雙出氣。無一物，有何意？從今親證，火光三昧。」擲下炬。
如然禪人封龕。「這漢住世，處處玲瓏，今朝弄巧，一竅不通。」乃遞封條與維那，曰：「既掩此關，坐斷千峰。」
起龕。「正欲行時驟雨來，任他風吹雨不入，須防平地石頭關，滑倒莫言我不說。」卓拄杖一下。(值雨故云)
秉炬。「老衲年高九十六，住世因緣今已足，火中鐵馬趁麒麟，翻身踏破無生國。」
見徹禪人火。「來時入林不動草，去時入水不動波，去來於中無縫罅，石人拊掌笑呵呵。笑即不問，你而今作麼生？」攛下炬曰：「丙丁童子來相見，轉身回步唱哩囉。」
入塔。「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且道見作麼生息？」乃卓拄杖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遂下骨襯。
無相禪人火。「這漢生也談玄說妙，死也說妙談玄。直饒無得無說，聽取海口常宣。笑破森羅萬象嘴，火裏花開朵朵蓮。」乃下炬。

行遠徒火。「人我山高。慳貪病大，無藥可醫，火把送下。且道送下後如何？」喝一喝曰：「嘉州大象耳聵，陝府鐵牛白癩。」便下炬。

書問

復邢居士

伏承來翰，捧讀數四，內云：赤灑灑，空蕩蕩，知公方寸無物。方寸中果然無物，有何生死可出？有何萬法可了？認賊作子，顛倒知見，卻向何處安著？顛倒知見若無，更起出生死、了萬法之心？正是業識茫茫，無木可據，請公思之。讀書人何必向宗門下留心，只從天理人欲上看去。且道天理人欲是何形段？是同是別？是有是無？天理中還有人欲也無？人欲中還有天理也無？人欲天理在甚麼處見？若向這裏看得徹頭徹尾，人欲天理皆是強名。欲理既是強名，道之一字也用不著。看到這裏，亦不得作無名想。若起有無得失、真假凡聖一切等心，正是顛倒知見，非見道也。公謂服氣可以不死，參禪可以了心。參禪實可了心，若論此心，無了不可了，因不了而求了。了與不了，皆是識神用事，播弄精魂，卜度穿鑿，非正知正見者也。然服氣可以長生，老子應不死也，而不會宗旨，誠哉公不自欺。若論宗旨，山野到這裏也無啟口處。果宗旨有疑，可撥冗過寓，炊一食無米飯，喫得飽齁齁地，向明窗下大家體究一番，務要知他祖師心肝五臟洞然了了可也。呵呵！

與太谷眾相公

諸公要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決然不從人得。然做工夫，但不得向心意識邊作道理、生解會，俱是諸公輕車熟路，非生路也。設看語錄等書，皆作事理玅用消繳，非祖師禪矣。尋常展卷，無有不會得底道理，惟有祖師言句是金剛圈、栗棘蓬，吞不下、咬不破、沒滋味，斷不可起知見、生情解，任你用盡聰明伎倆，無有毫髮縫罅許你鑽研處。秖如祖師言句，意在言外，又不可向言外領會，亦不得作不即不離想。既不得穿鑿註解，則無下手處；若果無下手處，於道則近矣。前吉人居士請去《指月錄》，如見古人婆心之處，直下便了，切不得以缽盂安柄、為蛇添足。何則？經云：「是法非思量之所能解。」諸公的要明此一段大事，須於日用中靠定竹篦子，觸不得、背不得，畢竟喚作甚麼？參來參去，直參到無分別思量之所能解處，驀然囚地一聲，摸著自家鼻孔，自然歸家穩坐，可以竿木

隨身，逢場作戲。向作戲中，似張果老倒騎一頭驢過龍山、楷長老打雲門餅煮趙州茶，與諸公賀喜。

與太谷眾居士

欲學斯道，必須大死一番始得。古德曰：「死盡偷心，方堪入室。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所謂死心者，非沉空滯寂，兀然坐在無事甲裏，名為死心也。須將善惡有無，是非取捨等心，一齊放下，名之謂死心。心若死，則疑情起。疑情起，與道則近矣。故曰：「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曰：「狂心若歇，歇即菩提。」諸公！此心若不歇，必須於日用中，單提一個竹篦子話頭，觸不得，背不得，畢竟喚作甚麼。二六時中，念茲在茲，不得間斷。若參到水窮山盡，連身心世界人物，亦總不知不見。於不知不見時，忽然打破漆桶，方知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真語，是實語者也。前承送淨土書，山野展讀再三，可與袁中郎並駕齊驅，自為不朽之書也。如明得本分一著，三教即是一個道理。故曰：「心淨即土淨。」如要土淨，須念到一心不亂始得。然一心不亂，則一念萬年耳。試問諸公：有西方可生？無西方可生？若有西方可生，即今西方在甚麼所在？若無西方可生，先聖詎有誑人之理？見山野恁麼問，不可作方便接引權實有無等論。若作是論，即名謗法。信有西方可生，且明本分一著，有無自然不問人而自知矣。欲要知此事，秖將向來一切史書文章、知解學問直下捨盡，捨到無可捨處，亦不得起空有二見。若起空有二見，即外道見，非正見也。諸公要會正見，且待十月間，俟駕過峰頭，山野拄杖子與諸公眉毛廝結，必然通個消息。那時山野只得古拄上鰐。柏山楷禪師語錄卷之五終(全)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